資治新書

六之七

漢書門 類
二四二〇 號
一〇〇 函
一 架
二〇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420
冊數	20（ 4 ）
函號	297 40

二九七
四

共廿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資治新書卷之六目次

文告部

較士一　考諸生類

科舉示　李少文　行各屬示　許青嶼

較士二　考儒童類

論科考儒童　李少文　又諭　李少文
諭各縣童生　席竺來　諭合屬儒童　闕名
示覆試童生　王望如

訓士

申飭教條　李玄佩　務孝友　李玄佩
慎交遊　李玄佩　礪廉恥　李玄佩
崇經學　張廖匪　斥排偶　張廖匪

禁社選　張廖匪　正文體　谷霖蒼

彌士

禁貼歌謠　李滄蓮　署道十二禁之一　周櫟園

約兵

禁約兵丁　秦瑞寰

安民一　預安反賊類

曉諭在城官兵　王陽明　示諭從逆官兵　王陽明

安民二　調濟軍民類

告諭軍民　王陽明　諭軍民　文太青

招撫亂民

曉諭投誠人示　蔡魁吾　曉諭湖頭巢賊　王陽明

告諭頑民　招亂民復業　胡自廢

勸諭逃人

逃人示　周櫟園

鹽禁一　革陋規類

通示各屬　張伯珩

鹽禁二

示湖廣地方　姜滙思　示江西地方　姜滙思

示高郵泰州　李望石

鹽禁三　禁埠價類

示江廣地方　李潞陽

鹽禁四　諭安業類

諭商　胡道南　諭新商　胡道南

鹽禁五　禁占窩

均鹽示　胡道南　均引示　胡道南

鹽禁六　保安賑卹類

示各場　胡道南

救荒

賑濟示　張玉菁　諭飢民　文太青

招撫流移示　文太青　禁閉糶　失名

庶務一　祈禱類

祈晴　秦瑞寰

祈雨　秦瑞寰

庶務二

勸諭修橋　林鐵崖　勸助修文昌樓　蔣楚珍

瘞棺骸示　秦瑞寰　募捕虎獵示　秦瑞寰

庶政三

禁借營債　林鐵崖　優恤舖行　林鐵崖

又　方璝叟　保募清莚　吳曼殊

又　郝念祖

資治新書卷之六

湖上笠翁李　漁蒐輯

較士一考諸生類

科舉示　　李少文

起手詞大駢脫稍失文告之体但後段警策可爲作文之法故不忍棄

爲決科事照得呦鹿將磨行衎嘉賓於天府雛龍遄擅特褒衆妙於風簷非有陽秋足當月旦但要知山下或堪借擬爲過來若果處囊中吾得早占其脫穎莫云小賤實係先聲爲此示諭三學生員凡已經造冊報名者俱於二月初六日五更齊集貢院照府考舊規儒巾青衫止携筆墨水注魚貫聽點寅入酉出務盡一日之力而競打平日之奇角戰鏖爭恰及三

沉着痛快恂是過來人語

春之中而預展三秋之兆但文心須肅則急流慢櫓雖平穩而總遜風檣文筆須真勤則他肉裝身即豐滿而全無血性故凡從事塲屋必戒喧譁兼防夾帶諸士同懷靜氣雖挾錦心何必鰓鰓慮此惟思從龐聚手以真雄致志操觚所長畢盡異時試兩闈試大廷總此二字只爲進取真訣非必繆恭本聽而姑就此須臾之繩束也相與漸深言無慮倆惟諸士體之

行各屬示　　許青嶼

爲出巡事照得石渠虎觀聿開著作之庭蕊墻曲江蔚起修文之彥星精蔟於東井風雅著於西京類今天子櫜矢右文之會正爾秦士懷珍待聘之期本院攬轡省方覩成切慮博采風詩爰歌駟鐵洄洄中沚載詠伊人豈徒效雀舌於三春索龍媒於六服虛負人倫之鑑謬乘上國之驄已哉是以周章原隰翹首後賢睠念古今庶幾旦暮惟爾秦士挶鳴瑟擊缶之習崇奉璋秉瓚之休移情於白露蒼葭琢磨增粹柔志於車鄰駟阜藥韔以觀于以炳麟當代廻武往嶶洵撫運之英華經國之盛徵也本院實揚衡望之矣爲此案仰　云　云盧公較閱毋滌率從事毋瞻徇虛聲芟彼榛蕪遴茲茂異分別解院以憑取裁務返典淳用覘秋實慎之慎之

較士二　考童生類

諭科考儒童　　李少文

爲科舉事照得豫章素號多材應童子試者以萬計勢不能一一塲完局而替考代筆者往往竄入其中魚目淆珠燕石混玉殊可惋恨本廳所取試卷必一一磨對縣卷如府卷與縣卷筆跡參差即文如純錦亦置不錄至一應改名頂補總屬弊端即有應頂者亦須預稟該縣換名造册如臨時執卷求更或縣未取名以白卷乞收考者定行斥出

又諭

爲科舉事照得與届鹿鳴士胥雀躍子衿爭奮而童子科之待考較恩額脫者林林比比入覩諸生倍衆等覩諸生倍雜自非肩肆澄觀精心讐閱而玉石經鯤豈易品題區別無相奪倫況一路功名從玆發軔蔽最前都關係非輕自非矢念虛公破除情面而孤寒護落望文衡之門如九天上者何繇振拔汚泥無階自達本廳鑑于之陽秋勉承較士之委深慮從事爲此曉諭本府合屬童生務各安心肄業停候考試其較閱詮次總出本廳靜披公質務在字漁句獵悉索無遺誓不以欲速而抹沉研之苦誓不以貴少而塞淹滯之途誓不據舊案而轉忽當塲誓不狥先容而反遺真品暗中摸索惟文是求格外摩挲凡奇必錄

斯言一出天日爲昭爾等當益努力殫燈窗之睗㳣摛風㬥之雄文以副本廳相成至意不然平昔荒唐一朝中熱張空拳以思白戰挾鈆刀而冀一割恐本廳不任欺亦不任咎也與其貽悔於怨尤何若加功於淬礪其熟思之

諭各縣童生

開封太守　廂竺來諱式陝西人

照得本府性躭佳句惜士如金憐才若渴誓不使明珠暗投珊瑚掩泣試卷中除抄舊文寫別字不完篇請客雷同及蠅頭蚊脚字類塗鴉者槩置不錄此外伊朝伊夕顧白軸可懸國門而櫢輪徒抱采薪未逢郢闓應運絕少非才之罪抑時尚有待也今茲代庖

府篆與觀歲試昔人所謂辛苦之地不易初心正于此際夫車音按响池鐵奮飛川可浮光山能輝韞荷蔵篇摘句譏入搜羅如有白頭黃口迷心不量恣意胡纏郎將本童廢卷粘貼大門與衆共耻并提父師究懲毋自貽悔特示

諭合屬儒童

照得本府濫竽三載日與入彀睹奇好古之士敦勵感應之理不移豈遇合之途或塞計今春所拔覆試之童凡在十名內者見遺曾無一二爾等務竭心思窮殫學力三長五用一日俱收高者格力意義出入大家次亦遵式經雅毋爲龎雜毋爲蹈襲毋爲庸腐

雖一字一句之奇亦必流自胸中毋至陳陳紅朽本府憐才心切誠不忍執我法爲定衡拘一格以貶抜但使徵長足錄決不以有類或遺至存牘紛紛錯謍自昔本府冰鐵爲腸硜硜矢誓斷不使貧寒阻抑竿牘争先其有胸無點墨未諳操刀貽羞曳白廉恥寡鮮沿途叫號希圖纏擾徼倖者定行提究父師追求主使依律重懲爲此示諭八縣送考童生上守憲規下安義命毋貽後慼又聞已經華黜冒名再考者不少縱使鴞音懐我其如害馬無羣文字或可寬收德行終爲有玷察出并行申究不貸

示覆試諸生　王望如

爲月課事照得本廳半世諸生廿載教讀任理泉郡日與諸生質疑辯難其素心也奈初入仕途簿書應對既無劉穆之之兼材又多嵇中散之懶癖兼以目疾頻發展卷模糊各學所呈諸課未及拂几開封惟晉童手遞課本約四百餘卷親行點次拔其尤者四十人將原卷發晉江縣與彙試諸童一體覆試作者一日有短長閲者一日有敏鈍不朋之罪孰謂無之不公之誚庶幾可免

訓士

申飭教條　江南學憲李玄佩諱嵩陽封丘人

竊照我

國家定鼎六年培養士類意渥以周賓興迭舉於鄉
優免較隆於昔凡爲聖學之明晦係世運之平陂道
統托乎儒修文章郎以報國
朝廷之望士者重士亦何忍自處於薄也 江南首應
龍飛三歌鳴鹿而上江士氣鍾海門天柱之雄引九
子齊雲之勝尤當毅然善變煥然易新豈猶因循故
習輕儇其品詭飾其交上違 功令而自失羽儀哉
本院材原樗櫟承乏西臺數載今者興學之役復經
閣試操觚而得之是
上意不惟慎擇其人亦且於文加核矣本院之進膺
簡命不苟如此乃反苟於待士

大感恩民敢隕越以滋戾耶用是下車之日即與多
士約務使頹風一振黨塾重光勿謂宣布不悉也所
有條例開列于左

務孝友

夫士未有根本不立而堪別語器識者自明季競尚
風流高言簡脫樂就嵇阮之放軼迂視道學之準繩
戕天性蕩行檢骨肉之間婾薄已甚澆漓禍閱殷槩
匪遙令世趨漸返於淳諸士宜處心似厚但能力行
孝弟君陳之保釐張仲之燕喜皆
廟堂所樂得爲臣者也本院延佇俟之以備孝秀之
選

慎交遊

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言乎賢者爲我助不肖者爲我累也往昔大江南北旗鼓相敵聲氣相求猶屬道德之交鳴文章之互譽議者尚或非之近聞少年惡習聚族呼儔流連陸博之塲馳騁倡優之巷以非笑異已爲樂以擊斷鄉曲爲能致揖讓不行於里閭老成或受其詬誶殺機所釀召寇召賊深可痛懲自今各宜閉門毋得仍以聚會爲慧義方可訓難爲師儒父兄寬也

礪廉恥

夫上下相維恃有等威不替庠序者等威之所出也席珍國寶聲價重於連城乃擴徂以求子衿泮藻之榮不能博負販編氓之一盼豈時之能賤士哉良由敗德自輕蠅營狗苟走利如騖輟詩書而躬爲商賈之行桀拮爭鐘酬杯酒而使效公廷之質甚至結書吏爲兄弟聯胥保爲宗親清夜全遂斯文掃地與言及此尙不自恧而尤人乎本院爲
朝廷重名器爲諸士護體統有一如此定以劣論

崇經學　兩浙文宗張蓼匪華亭人諱安茂

六經爲聖人治世之書顯而事功微而心性包藏涵泳義盡三本學庸語孟宣六經以爲言者也今世制義又代學庸語孟以爲言日取本源討論之惟恐莫

宛况能舍源而竟其委乎乃二三豎子一經未達卒其小慧以掇拾而致科名遂使舉世捷徑相狥嘲淹貫為無當何怪乎以雜霸奸雄之氣行於學庸語孟之文也

興朝程式炳如日星自禮闈肇開冠冕天下者皆名儒老學是淹貫未嘗不售彼掇拾者未嘗不擯落也願諸士反而思之本道以古法衡文凡畔道離經槩置弗錄

斥排偶

夫四六之文起於晉魏盛於齊梁沿至隋唐浸淫無極昌黎起八代之衰歐曾繼廓清之烈後之學者始知駢儷為弱空濬為高彼碑銘傳記尚不可以偶對淆其體傷其氣剝百世而下追含聖賢之答問發仁義道德之旨乎當明季倡效六朝識者已知不振奈何鴻都初御旭日方升屢經部科糾正仍有奏魑魅之響於白晝光天者良可怪也如遇帝王則必用凝圖受籙玄扆嚮宮垂旒端冕等語遇事功則必用鐘鼓磬香金書玉簡等語遇文學則必用翺翔蕊苑休息聲施咀英茹華擒芳扶藻等語遇道德則必用圭璧琥璜珩璚襘袺等語遇民情則必用琡璲酒漿鼖鼓軒舞等語以致名山風雨隨筆抄塡鼛澤良懷逢篇點綴臭腐滿牘談者欲嘔本院鉛槧在手誓用

由韓之律剪此蕪莠直同四凶之誅也

禁社選

明代相傳止有墨牘房書之刻起自嘉隆是時文章之權歸於上故風氣一而好尚同也迨禎朝社刻紛争人標赤幟作者有南轅北轍之異倣者懷三頭六臂之思始乃巨擘爲之後則妄庸接踵遂波難挽流弊至今去歲奉內院　題叅痛懲書肆而梨棗之災未已茲合移會下江嚴行曉諭除先朝五十大家明文合選文定文待等書有裨文教許坊間重刻廣布外其餘一槩不准存留蓋儒林矜式部中自有頒行官本非諸生所得定低昂也如依舊抗違選者提究

書貫一體論非

正文體示　兩浙文宗谷霖蒼諱應泰豐潤人

照得兩浙人才淵藪藝苑鄧林本道以畿輔豎儒幸操鉛槧問奇茲土凡雕龍繡虎之才學海經笥之彥已於科試時悉窺涯涘今當歲校諸生載筆而前者皆見放之士也孤奇獨賞諸生諒不因按劍而更絃而壁壘從新本道則望其加鞭而進步偶因所定文質著有論文四則出本道甘苦自得之言亦諸生韋弦當佩之語欲復古遒先洗時蹊特爲拈示就正通明雖蠡測管窺大方所鄙然多士虛懷庶幾問途老馬勿以常談忽之

文之妙

一文之於題猶射之有鵠也審鵠命矢往輒破的自邪說亂眞野狐畔道往往題理則如此文辭則如彼名爲闡發經傳實則矛盾聖賢先儒註傳以翼經今人反驅經而從傳前輩有云讀講說不如讀傳註讀傳註不如讀白文諸生但取四子白文上下前後百番涵泳索理解於題中尋虛神於題外心邂神迎使題意當前活現奮筆力追稍縱則逝矣此行文最要三昧不可不知

一鳧短鶴長行文貴有自然之節意爲斷續皆非妙徑每見試牘文往往冗長離冒豈眞人盡潘陸致患才多實緣作者胸中本無名理眞詮可闡聖賢之心

者難於長猶詩之絕句難于近体近体難於古風也古風近體代不之人以絕句擬長着古今寧有幾人哉無怪乎癥拙之流且知以多爲貴

蘊遂爲蔓詞浮調欲迷有司之耳目不解求工惟知濫幅連篇累牘望之疑有海江之才疊居重詹按之不中繩尺之用此語本無餘味故疊一語以見奇爾比乃是正裁忽衍三股以出勝意已盡而辭沓來無非蛇足轉太多而義彌璃滿口葛藤此等敷衍皆可不必在作者刺刺不休閱者已昏昏欲寐矣夫崑山凡玉桂林一枝物惟稀貴美豈在多賣菜求益有識者當其鄙之

一時文爲初學津梁譬仙家之鉛汞善爲之則得魚忘筌不善爲之必刻舟求劍陳陳相因錮人神智不小夫事以創出見奇物以異常名寶天孫之織不乞

巧於齊統和露之羹豈借腥於吳鱠用所獨有無能不新但有俗子不解讀書漫銷日月賢者結聯聲氣重繭而趨其不肖者靡著鬻財牙籌弗釋及聞較試張皇勦襲楊史兩賢之稿便是護身符天下試牘之書取爲救荒穀借時人之餘沫爲試事之先資千吠一音甚不可聽兩浙異才輩出豈肯隨人踵立有能以巨掌擘華嶽擅絶蜀之智行之制藝中者定將懸格而待之若耑取惡套竊掠時文盬語者置諸下駟彼所自甘其何惜之有

一文章之道明理爲宗博學爲輔六經理之源也諸史學之輔也聖賢立言蹟在三代以上本自囊括古今絕關治亂邇來士子藉口清空掩其疎拙一意數轉已是十行幾字更移便成兩股借上影下本題之位置反作過文避實擊虛義理之根源都爲剩語鑄局則於題外强爲呼應練股則於句末自相即離此等伎倆正如倚門獻笑令人不顧而鄙尤可鄙者枯木寒鴉動曰先輩自應爾爾打油市諢又曰趨時不得不然眼大於箕腹空猶磬夫談理必以經學爲歸論事則以史學爲要盲左腐遷孰不可聽我驅馳韓契蘇髯何一非供人點染古人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本道拭目竢之

礪士

禁帖歌謠

山西巡按季滄葦 諱振宜 泰興人

為申飭事照得本院經過道路見士子稱頌縣令遍貼歌謠墨痕方新紙箋甚麗若欲使本院見者心竊鄙之做官優劣上司自有定衡豈職任激揚甘同聾瞶便操評考于附會之口若論秀才本色據梧長吟則應目不窺園研究經濟則應留心當世誼篤枌榆則應痛陳疾苦未聞有工於頌德稱功而可為士子之姱修者止因茛莠呈身遂使甲椒滅色惡套陋風合早嚴飭此後倘有佞墨之吏慮其覆敗偽開政績囑託揄揚雖多方巧飾豈能欺本院之耳目其穢劣青衿及剞劂人等如有再刻前項歌謠榜貼通衢者本院聞見所及必定究其從來一體治罪

著道十二禁之一

周櫟園

照得官品臧否上臺自有公道乃有等劣矜刁民逢迎有司無端諛諂有故保留乃有司墮其雲霧引為親暱因而關通賄賂出入把持辱士風而敗官箴本司最所痛恨及抵泉以來遍衢紅帖當署掛旗更屬創聞不勝駴愕夫有司果賢何必藉諛于此輩使有司不肖欲蓋彌張況今日刻帖頌德之人即他日刻揭告欵之人今日豎旗留官之人即他日懷磚擊官之人不加嚴懲何以示警以前姑不深究自示之後如有仍前粘帖豎旗者本司現帶學篆劣衿立行黜

革刁民立拏重處決不輕貸。

約兵

禁約事　秦瑞寰

朝廷一統天下。滿漢皆屬王臣。兵民豈容異視。本院前按兩浙。目擊兵丁暴橫。及縱容小廝。欺侮百姓。或行使假銀。搶奪貨物。或進店飲食。止還半價。或沿途捉人。挑送行李。米豆草料。或三五成羣。砍伐樹木。採摘蔬菜。掘毀笋竹。縛畜捕魚。或縱放馬匹。踐食稻麥。或擅入民家。勒索酒飯。或于鄉僻孤村。強姦強劫。或在稠衆鬧市。掏摸剪綹。甚而借吃烟戲。良家婦女。拖死其夫。竊資囊。白晝搶奪。併傷其命。邀刦肩負之米。使合家老幼絶糧。甚至擄祭饗品物。致百姓祖宗乏祀。放債則入兩當十。取利則每月加二。利上盤利。害及親朋。動輒行兇。鎖吊拳打。脚踢刀背。皮鞭血淋。滴而怒猶不息。人皆仆而倘曰詐欺。地方不敢言。傍人不敢勸。飲屈吞聲。匪朝伊夕。今本院重來茲土。席尚未溫。業見某旗兵丁劉世英毆死陸文正。某旗兵丁王四十二殺死任大德。尚有未見未知者。不知凡幾。所幸固山額真楊初臨省會。即悉民艱。嚴禁兵丁。揭示明切。以上種種過惡。諒無敢再犯而干紀律者矣。但本院深慮爾等愚民無知。不體固山德意。及本院直腸。爾等反欲挪兵。或價買物件。而故稱白取。或物值

已對而故言虧本或出銀僱倩故不聽從或銀八錢二故不肯搭或無侵損而駕言受虧或不暴橫而誣稱毆打或細故儘可容忍而故意扭結叫喊若有一于此本院硜硜之性斷不偏徇定從公審寃重處如果兵丁不知省改猶肆兇惡情理難堪犯干衆怒者不論是何營標許地方里甲協拿解院查訊得實治以軍法本管連坐決不輕貸

署道十二禁之一　周櫟園

本司察得泉郡各項鋪行皆係兵丁把持蓋始則鋪戶藉兵丁之威繼則兵丁擅鋪戶之利終則利盡歸于兵丁害獨歸于鋪戶深爲民厲殊可髮指爾兵以前獲利已多本司亦不追究今後各安營伍留此一碗薄粥養我痌瘝子民無再扼其喉而奪之食也

安民一　預安反側類

曉諭在城官兵　王陽明

照得寧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憤法所必誅在城宗支郡王儀賓皆被逼脅如鍾寧王無罪削爵建安王父子俱死軍民人等或覆宗滅族或蕩家傾產或勒取子女皆恨入骨髓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事豈其本心今本院仰仗朝廷威靈調集兩廣并本省狼達漢土官兵二十餘萬即日臨城無非因民之怨惟首惡是問告示至日宗支郡王儀賓各閉門自保商賈買

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無得驚疑。該府內臣校尉把守人員。開門出首。或反兵助順。擒斬首惡。一體奏聞陞賞。其有懷奸稔惡。從逆不悛者。必殺不赦。凡我良善軍民。即便去惡從善。毋陷族滅。故示

示諭從逆官員

照得寧王悖逆天道。造謀作亂。殺戮大臣。都布按三司官員。各怵於暴虐。保其妻子。以致臨難之際。不能自擇。或俛首幽囚。或甘心降伏。貪生畏死。反面事仇。春秋之義。雖嚴於無將之誅。而志圖興復者。尚不忍于峻絶。採得各官現今在城。閉門自訟者有之。臨城巡閒者有之。出入府庫。運籌畫策者有之。此皆大義未分。孤立無助。揆之法理。固不容誅。推之人情。實爲可憫。即今本院統集狼達漢土官軍二十餘萬。後先臨城。各官果能去逆歸順。尚可轉禍爲福。故今特遣牌諭。兵臨之日。仰各開門出首。仍一面將本院發去告示。給散張掛。撫諭良善百姓宗支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毋輕出街市。横遭殺戮。該府把守內臣校尉人等。亦各諭以大義。俾知背逆向順。尚可免死。投甲釋戈。蓬頭面縛。候本院臨審定奪。敢有從惡不悛。執迷不悟。拒敵官兵者。必殺無赦。仍具改正緣由。親齎投首。以憑施行。

安民二　調剿軍民類

本欲安民反作愛護兵丁語然字字是諷之使歸林之使去乃楚歌之變調也民兒告

告諭軍民

告諭軍民人等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智窮坐視而不能救徒含羞負愧言之實切痛心今京邊官軍驅馳道路萬里遠來者無他皆為朝廷之事拋父母棄妻子被風霜冒寒暑顛頓道路經年不得一顧其家其為疾苦殆有不忍言者豈其心之樂居于此哉况南方卑濕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氣漸動瘴疫將興久客思歸情懷益有不堪爾等居民念自已不得安寧之苦即須念諸官軍久離鄉土拋棄家室之苦務敦主客之情勿懷怨恨之意諒事寧之後凡遭兵困之人民朝廷必有優恤今軍馬塞城有司供應

心

日不暇給一應爭鬪等項詞訟俱宜含忍止息勿輙告擾各安爾命寧耐爾心本院心有餘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于爾百姓其各體悉無怨

諭軍民　　文太青

照得洛邑鼎建大藩永作南國屏翰其隨封軍校亦將千百年世為洛人矣洛人即爾輩親隣自同一體勿作胡越相看爾輩即我赤子本縣又安忍另著一眼乎各宜恪守法紀爾輩雖係藩人而道府彈壓于茲有司者為天子守土政令之所出也即藩人得以三尺問其不法者其或有詞到官自是秉公剖訊固不肯厚民薄軍亦不肯呵軍苦民也凡我洛民亦宜

知軍校卽爾輩親隣務相睦好毋干刑憲。

招撫亂民

曉諭投誠人示　蔡魁吾

照得誅逆撫順王法所以無私使過錄功至仁由來無外我　本朝以寬大治天下以信義治人民亦旣昭如日月矣今據吉安府詳送投誠人某到部院除准撫錄用外訪查某某發難之由皆因爭田小忿負屈稱戈今旣洗非悔過所當嘉與維新誠恐愚民有懷舊隙希圖報復而地方官不體　恩赦槩行准理拘提鞫審以致撫民心懷疑貳進退無依甚非本部院推心置腹之意爾百姓不思某未向化時與爾等爲仇敵今旣歸順則與爾等共爲良善矣爾等不能報之于爲逆之時反欲報之于歸順之後乎爲此合行曉諭凡某從前作事一槩不許告訐有司不得准理敢有挾私讐控者許該衙門將原告解究至其原隨黨與速當翻然來歸願入伍者發營食糧願歸耕者悉准回農甚以其首倡之人且蒙獎賞汝輩協從可無矜宥愼毋疑畏怙終再走錯路示到速宜急投勿貽後悔

曉諭㴱頭巢賊　江西巡撫王陽明諱守仁山陰人

本院巡撫是方專以弭盜安民爲職蒞任之始卽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民之被害來告者月

本欲示振以威却借脅從引入反揭出一片婆心此仁人之術也文心巧絶

無虚日本欲即調大兵勦除爾等隨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軍之日勦蕩巢穴後因漳寇既平紀驗斬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之衆其餘多係一時被脅不覺慘然興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內亦豈無脅從之人况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爾等豈可遽爾興師剪滅是亦近于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今皆悉亡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恥者莫過于身被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刼掠之苦今使有人駡爾等爲盜賊爾必拂然而怒爾等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刼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明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

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況于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 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

非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爲賊所得若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遷之於商賈可以坐致富饒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仇人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即視爾爲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

追告爾等既往之罪如葉芳梅南春王受謝玉張實
王輩吾今與良民一體看待爾等豈不聞知爾等若
云習性已成勢難更改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
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親率數萬大軍圍爾
巢穴一年不盡至于兩年兩年不盡至于三年爾之
財力有限吾之兵餉無窮爾等縱爲有翼之虎諒不
能逃于天地之外嗚呼吾豈好殺爾等哉祗因爾等
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
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
爾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
爲爾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謂我謀

死歸不忍殺妙絕

頑民非難勦之賊計減宸濠之後又非

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吾今特遣人撫諭爾等賜
爾等牛酒銀錢布疋與爾妻子其餘人多不能通及
各與曉諭一道爾等好自爲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
已無不盡如此而爾等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我
則可以無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
不能撫恤爾等而至于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
覺淚下

告諭頑民

告諭安仁餘干東鄉等縣父老子弟自本院始至江
西即聞三縣間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時本院
方事勦平閩廣湖郴諸蠻寇且所治止于南贛政教

兵力不足之時覷其反覆勸論不忍加兵此陽明先生之不可及也

先于司善以平其心是

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藩朝廷復有兼撫是方之命隨因聖駕南巡奔走道路故亦未遑經理今復還省城備詢三司府縣各官及遠近士夫軍民皆謂爾民梗化日久積惡深重已在必誅無赦夫朝廷威令雷厲風行于九夷八蠻之外而中土郡縣之民乃敢悖抗若此不有誅滅以示懲戒亦將何以為國欲即發兵勦捕顧其間尚多良善恐致玉石無辨且前此有司所以處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干里分本少於東鄉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顧乃割小益大以啓爾民覬避之端其失一矣既而兩邑之民徭賦不平爭訟競起其時若盡改復舊亦有何益顧又使其近東

勸人良法

鄉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說爾民分爭之訪其失二矣及爾等抗拒之迹既成尚當體恤爾等中間或有難忍之怨磊抑不平之情亦須為之申洩因堙或懲或戒使兩得其平若終難化人者即宜斷正以國法顧乃懼於身任於勞一切惟事姑息欲逃租賦遂從而免其租賦欲逃逋債遂從而貸其逋債於彼則務懸忍之政而聽其外附于此又信一偏之詞而責其來歸紀綱不立冠履倒置長奸縱惡日增月熾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陷之必死之地其失三矣然爾等罪惡皆在本院未臨之前自本院撫臨以來尚未會有一言開諭爾等況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

以弭盜息訟勸善糾惡而各該縣官又因爾等恃頑梗化昔未曾編査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悔創自新之願亦未可知若遽行擒戮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之惡受此亦不爲過然於吾心終有所未盡也近日撫州同知陸倴來稟爾等尚有可憫之情各懷求生之願故特委同知陸倴親齎本院告諭往諭爾等父老子弟因而査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編排曉諭使各民互相勸戒糾察痛懲已往之惡其爲維新之民爾等父老子弟其間知識明達者盡亦深思熟慮之世豈有不納糧不當差與官府相對背抗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世豈有恃頑

反覆只令自揣深得以人治人之法

樹黨結怨構釁結衆拒捕不伏其辜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于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有子弟奴僕與爾抗拒皆逆若此爾等當何以處之夫寧王宸濠挾奸雄之資藉宗室之勢謀爲不軌積十餘年誘聚海内巨寇猾賊動以萬計畜其財力甲兵之强自以爲無敵于天下矣一旦稱亂舉事本院奉朝廷威命典一旅之師不旬日而破滅之如搗匹雛爾輩縱頑梗强悍自視以爲孰與宸濠吾若聲汝之罪不過令一偏裨領衆數百立虀粉爾輩如几上肉耳顧念爾等皆吾赤子其始本無背叛之謀止因規利争忿肆惡長好日逑日陷遂至于此夫父母之于子豈有必欲殺

之心唯其悖逆亂常之甚將至於覆宗滅戶不得已而後置之法苟有改化之機父母之心又未嘗不欲生全之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蠲爾債負除爾罪名而遂謂爾可以安居復業是終非所以生汝吾今則不然不免爾租賦不蠲爾債負不除爾罪名爾能聽吾言改惡從善唯免爾一死限爾一月之內釋怨解讐逃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値有罪者伏其辜吾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爾輩自爲之吾心既無不盡吾可以無憾矣爾後無悔

招亂民復業　與泉兵憲胡貞巖諱昇猷大興人

爲廣開歸正之門以招亂民復業事照得樹嘉穀者必鋤非種安良民者必殲異類今查各屬自城郭之下遐地綠林倚山作窟者自恃爲負嵎之虎視海如歸者動思爲翀浪之鯨不思自大兵撲勦以來頭顱山積血澇成渠爲虎爲鯨者求爲腐鼠枯魚而不可得前車屢覆後轍相仍爾輩豈眞鐵石爲腸絕無噬臍之念者哉總以心懷疑畏向善無門非慮官長之不容即恐讐家之報復求爲良民而不得勢必以盜賊終其身耳今本道蒞任方新事事與民更始因念今日之盜即往日之民焉知來日之民非即今日之盜耶以生來非盜之民與可以爲民之盜不思勸諭招徠必欲置之死地好生之義謂何而必爲此殘忍

刻薄之事哉所以下車之始即刊示遍貼冀爾等即日來歸活得一條性命就如拾得一件珍寶何等快樂誰料爾等恃頑如故絕不體本道好生之心必欲破本道嚐殺之戒昨已會兵驅勦生擒賊首王貴王欽楊總仔等立行梟示可見本道前日之勸諭原非不善用兵而故以招徠藏拙乃有殺賊之能而不忍驟用者也今渠魁既經殲滅何必更究脅從故特再申前諭以某月某日爲始某月某日爲止凡有從前作賊悔過投誠者自具改邪歸正甘結一紙或願入伍或願歸農或赴該府縣呈明或竟赴本道衙門投遞悉從爾等自便即日安插斷不苛求仍移會各衙門凡有讐家告害爾等者槩不准理倘能引導官兵擒獲賊首又當破格獎賞不在等常歸化之例倘過期不投仍前負固者則有王貴王欽楊總仔之律例在本道反低眉爲怒目欲彼時於刀下留人恐不可得也特示

勸諭逃人

逃人示

青州巡憲周櫟園諱亮工河南人

爲遵奉新例曉諭逃人自行出首百姓出首逃人各全身家事照得逃人之害各屬無地無之無歲無之受害不止一人一家已也本道下車之始深知此害業已遍行諄示爲地方除害無奈各屬未盡思患預

防以致逃人未完之害從無虛日本道細爲諮訪其故有二縣境參澗有司不能善行保甲或行之不力者或荒村僻落或深山幽谷挨查未及以致容留此其受害者一又或逃人原係本地之人或逃來年久之人有室有家傭工耕種地方隣佑群居日久往來情熟貪圖酒食或因久不追緝知之未眞不敢輕報或以報官之後不肯有司即僉鄉民起解貽累不堪情願大家朦混或一經首發又慮豪横逃人誣指某人欠我錢債我有何物寄囥某家官又不能折之以理代爲索償役又利於有事擇人而食甚至唆扳方便之家挾同串詐大家京分以致鄉民怕事不敢惹

火燒身寧可吞聲受苦此其受害者二直至事敗之後拘拿起解妻離子哭家破人離此時搶地呼天百方求免如此森嚴之

功令誰敢一毫遺漏解到督捕衙門逃人不過鞭刺窩主新例責四十板面上刺字并家產發入旗下窮下兩隣十家長該管地方其房地入官妻子家產一併流徙拋離墳墓妻孥凍餓永無回日不死不休止以平日失於稽查出首以致舉家遭害如此爾民業已習見習聞絕不回頭捫心思忖而畢竟以身家殉之何其愚昧至此極也且逃人害窩主一家兩隣十家長地方又其四家即窩主甘於窩逃或利逃人在

家可幫耕種。或利逃人作伴。以免孤單。或原係親族逃回。親情族誼。不能割絕。或係親支骨血。方以逃回爲快。不忍出首解回而此兩鄰十家長地方有何利益有何關切有何情面亦不查不首自送身家本道殊不能爲之解也況今奉有新法。如窩主出首者。不惟本身一毫無事。而兩鄰十家長地方。亦全然無事如窩主不自行出首。傍人出首者。將窩主家產分爲三分。內以一分給與出首之人。如兩鄰十家長地方出首者。止將逃人窩主解部。出首之人。並不起解。一毫無事。保全身家妻子。永爲田里之人。歲時伏臘。不惟骨肉團圓。而祖宗一脈。不致流離異地出首之利

與不出首之害顯如黑白出首則可得生不出首則死亡立致止在一念間爾民何不亟亟求生全求利益而甘於送妻孥送身家卽一身不知利害。當與妻子兄弟謀之卽一家不知利害。當與隣佑鄉黨商之凡有地方十家長之責任者。當共圖生全共計安穩萬毋希圖苟免如飲酖服毒卽發有遲速斷不能久安無害也至於逃人。當思既在旗下。業爲
朝廷之人當圖報效。以求出身卽或一念之差逃出在外。業奉新例。逃人自行出首。我主回來者。免鞭免刺卽窩主亦行免究不惟逃人斷該自首以免貽害卽窩主亦應力勸逃人出首大家盡得生全相勸逃

人如今
肯意這樣嚴將來必差官嵩拿你你難道躲得一世
不成他當初留你也是好意你却總成他做了窩家
爲你一個人連累他一家連累兩隣連累十家長連
累地方連累縣官府官又連累本道你也拿出良心
來不如早早自首你想好好一個臉皮刺了幾個字
在上面毋論無面目見人難道這臉皮不是父母生
的辱親虧體莫此爲甚你今自首既免了枷子又免
了刺字又免了累人累官有甚麼不好你若肯自首
我喜歡你不累民不累官又不累我你到縣中報知
縣申送你到道我面賞一疋紅掛在你身上顯你是
個好人再賞五兩銀子做路費差人送你到京何等
榮耀若執迷不省我生百十樣方法畢竟拿出你來
不怕走上天去本道朝夕籌躇爲爾民計爲逃人自
計無踰於此今力行保甲逐戶挨查即欲隱匿勢已
不能如不出首法應照例問罪然一經發覺本道即
欲爲爾民求寬斷無此法不得不先期諄諄曉諭自
示之後爾民刻刻思量見一個生面之人就要盤算
一番時時稽察刻刻警心如慮本處官役不能免累
徑赴本道稟首本道力爲爾民除害保全斷不令爾
費一文斷不令爾有後患各宜猛省以副本道細細
剖示之意

鹽禁一　革陋規類

通示各屬　兩淮鹽院張伯珩 諱椿陽城人

為嚴革陋規以肅鹺政事照得本院持斧視鹺期於
上裕　國課下甦商民非端本則不能率屬非執法
則無以格奸近訪得兩淮商心順逆不一綱鹽壅靡
甚多雖係積弊因循率由奸胥朦官蔑法通同奸商
私相授受夾帶鹽斤毫無顧忌以致倖竇叢生課額
拖欠若事犯本院之手持三尺法繩之不知何處是
其生路也擬合先行嚴禁為此示仰按屬地方官吏
及南北綱食各商知悉自後如有指稱請票呈綱所
江掣費小委掣費并關橋使費炭火等項各色私索
諸商縱令夾帶者許諸色人等訐告到院定將斂銀
胥役處死夾帶奸商依律問罪如官吏入囊併從
重參拿決不姑貸本院志在澄清言出如山爾等各
宜恪遵毋致噬臍

鹽禁二　禁私販類

示湖廣地方　姜滙思

為嚴禁私販以肅鹽政事照得湖廣一省自永衡寶
三府改食廣鹽其十二府一州舊額派行大引鹽四
十二萬七千五百引
本朝欽定部引剖一為三例應行鹽八十五萬五千
引雖湖南等府正在用兵然用兵等府關係兩淮鹽

二語切中膏肓非飲上池水者不能道

課者止長沙辰州常德三府靖州一州其九府雖戶口雖此疇昔亦不應如節年小引僅以三十餘萬計者且強梁私販連艅巨艘捆載萬億鹽斤而去者大約以湖廣爲歸市使戶口凋傷鹽無食指何以私販行而官課絀耶總因地方官司蔑視 國憲以鹽法爲可有可無之政以本院爲不痛不癢之官當緝弁暫停尤無顧忌坐使 國家大業官課纔行五分之一而私販實奪五分之四營頭兵將如虎負嵎巡緝官役如鼠出穴兼之不肖官司仰承鼻息方且奉行私鹽代爲市鬻有引官商守株延俟不免刁蹬法紀蕩然後將何極本院凛奉 嚴行緝捕防杜亂萌不忍不法即行糾舉之

勅諭凡所轄行鹽道府州縣等官各宜仰遵 功令改絃易轍以圖自新合行嚴飭爲此示仰 云云凡營頭將卒糧座兵船敢有指稱兵餉等鹽倚恃大小衙門牌票仍前販鬻者即行擒拿報院以憑飛章參究如因循不行覺察依阿不能主持通行責法本院即以養奸亂政遵照

勅諭就便拿問決不姑狥毋悔

示江西地方

爲嚴飭私販以肅鹽政事照得江西一省除南贛吉三府分食廣鹽廣信一府隷用浙鹽其餘九府舊額

派行大引鹽一十七萬引。今經制剖一為二。創應行
鹽三十四萬引。自大兵大災。人民凋瘵。本院已牌行
道府確覈戶口實數。要使鹽法定畫一之耗。然引壅
課絀。實私販亂之。非盡由戶口之凋耗也。本院稟奉
勅諭。博採利弊。按查江省輿圖。四達向盧閩廣浙鹽
旁侵疆界。今時大蠹。惟在營將鎮兵。以米豆為由。攬
船官座。以收攬為事。闖越關津。道遞市賣。淮蘆等鹽
總入私橐。不可窮極。兼之江湖不逞。山野亡命。大捆
小載。橫溢肆出。小民惟利是視。往往趨就私鹽。城社
之憑依既固。谿徑之透入更岐。侵課蝕商。大干法紀
合應嚴飭。為此云
云凡水內兩商。交易官鹽。有引票

可查。有口岸可考。有水程可數日而計。如附近勢豪
多方攙越。并上下大小衙門營頭官兵。及過往船隻
張膽販賣。悠不畏死。即行警拿報院。以憑飛章參究。
如不行覺察。依阿賣法者。之以養奸亂政。遵照
勅諭。就便拿問。決不姑徇毋悔。

示高郵泰州

兩淮鹽院 李望石 諱贊元 山東人

為嚴稽官引以屏私販事。照得築鹽出場。無論官私。
勢必抵壩往候。州官鈐印限單。所以稽察公私也。向
來法制廢弛。官吏悉以故套相視。一稱商鹽。便不復
問。或轉售糧座。或私托營兵。北渡泗州。南侵江廣。為
害不小。又有串棍影借商名。假托商親。照商春綑在

三弊最難稽核

場上發賣賣完後咨春完役賣名曰串兒鹽過商趕運之日則售商開橋封閉之日則售私捕役往問則曰某商某店頂假一時莫辯更有實係頂商大船裝載引鹽兩無捕快不敢過問任其重複行私官役惟知講明常例改箭陋規並不問其引單何處以致公私混淆興販縱橫積弊相延已非一日屢經串役求見遵行不過以貪難醃販細事解報塞責即獲一巨販又通同將人賣放鹽分數起假以獲鹽未獲人為詞種種弊端深可痛恨合行曉諭為此示仰高郵泰州官役各商知悉嗣後各商入場綑鹽務遵 功令
功令不許鹽引相離放場官役凡有鹽船必驗明官引然後印給照單如無引單兩據非串捏影射即好商重複當時封拏入鹽屋飛報院如容隱不舉或經本院察訪或被別衙門巡役拏報官役商棍一併參拏決不輕宥

鹽禁三 禁抑價類

示江廣地方 兩淮鹽使李潞陽（諱發元，高陽人）

照得淮商之困敝殆有不忍言者也歷苦明季疊徵守候五六載筋力俱枯方得掣運終苦于左兵焚刼數百萬課本一旦填于逝波茲存在垣殘鹽商脈一線僅繫于此前經封貯沒官克餉商盡星散本院客秋蒞淮百計招徠不避禍患屢疏請留幸緻

俞旨還商其納課配引又重費數番貲本今始轉運照例派銷江廣口岸而新鹽亦啣尾而至且江廣久苦淡食思淮鹽顆粒不啻如珠豈從前奸頑尚敢循習以成刁風操把持而借禁價不符新令森嚴阻撓鹽政即虧損　國課是先自蹈死法矣除牌行該道訪拿外擬合嚴禁爲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各商載鹽負千萬重資冒數千里風波之險來濟爾等淡食價值自當聽其隨時平賣倘有愍不畏死之徒再肆刁難抑阻及借紳衿公舉限定賣價若干不惟有虧商本而額課亦因之縮少許受害各商將奸黨姓名飛馳報院以憑參處拿問按新法究

擬

鹽禁四　論安業類

諭商　　　胡道南

照得本院放告爾商紛紛具控頻呼消乏情詞迫切本院不忍終讀因念昔年趨之若鶩今乃畏之如火此豈爾商甘心棄業其中實有所不得已也倘本院盡去消窩則　國課何賴如必令行鹽者代賠毋論一時已甚不堪至再且使貧者貧而富者俱貧斯亦不終日之計也至于議令僉報誠非得已又恐舉之不當反滋紛更即公議僉同亦應具　題覆尤庶幾施行無過幸此番振舉有機在本院所可自信以取

信爾商者。不過此綱。繆。撫恤之。寸心。至眞至確。斷不托之空言爾。爾商姑爲守業俟本院言之而不能行行之而不得當積壓如前夙弊不改然後籲請未遲爲此示仰舊商知悉。爾等各安本計。暫忍一時。不必紛紛呈援郎僉報認窩。自應次第舉行。斷不置爾等于膜外也。

諭新商

爲曉諭事。照得僉補新商原。與舉報富戶不同。富戶恐爲人物色。慮其魚肉。僉報新商。上則有益國課。下則有利身家。如差徭繁多。既膺新商。則一切可以豁免。鏇詐多端。既膺新商。則有司不便苛求。甚且官優以禮貌。人尊爲老成。出入自由。頗加隆遇。使爾等別計經營。則日事危嶮。雖覓蝇頭微利。終爲僥倖。即祿祿庄田。終歲辛艱。所獲有幾。豈能如轉運不竭。揚帆江廣。獲利數倍。試看舊商如林。何人不從此起家。何事不緣此保護。寧獨爾等。即爲苦累。今既經僉定。正宜踴躍急公。安心輸運。乃紛紛告援。希圖倖脫。不知僉補事亦違

旨罪。大何其愚而無知。一至此也。合行曉諭。爲此示仰新商知悉。凡册報互異。如有一人而名號並列。同居而父子兄弟俱載。併夙昔富饒。今已凋落。及現充衙役難以承認者。本院逐一確訪。另行改正。此外眞

如若採湯今如逐血治效之神速如此招徠培養之力詎可少哉

正般實託故推諉。如鑽營情面。說合招搖。與市棍把持。而觜害商綱者。一經訪聞。本院立等提拏。除重責枷示。外仍以阻撓鹽政。據實 題參。各宜自省。毋貽後悔。

鹽禁五禁占窩占引類

均窩示

爲嚴禁奸商射利占窩以清鹽政事。照得兩淮鹽弊。不可枚舉。本院力行釐剔。漸可挽回。昔年承引若手之探湯者。茲且如蠅之逐血矣。利之所在。固不足爲爾商責。惟是占窩一節。已經告諭再三。爾商恬不知改。乃有一引不。行囤窩數十。間或行鹽數百。認引幾倍。取非其有。借此居奇。一時良商行鹽。反至無窩可給。奸徒囤引。任其勒價而沽。如此射利營私。深可痛恨云云。爲此示諭各商。爾等可將行鹽數目。互相稽察。如有借名行鹽。收囤鹽窩。即行首報。定將所囤之窩。全給所首之人。或通同謀佔。一槩按律治罪。仍將鹽數報部充餉。若頓改前非。自行出首。除免罪外。仍量給買窩價值。分撥有力行鹽之家。如仍前勒索。私相授受。本院訪聞。立刻拿鎖。枷責不貸。

均引示

照得各商預納銀兩。具見踴躍急公。然納數浮于額外。縣窩既盡。又復增行。雖爲利一時。而貽累他日。故

歸綱庚子二項。本院力行停止。仍作附銷無非爲爾商計將來也。但輸納各。商俱照本窩認納。派單支引而嗣納者。皆無窩可給。昔苦引多。今患窩少。不獲已惟有分派一。法庶可均行。除一二首先倡義者。准其全筭。此外照各商原稟。輸納若干。定以六分作正引四分作雜項。裒多益寡。彼此稱平。至于虛補未納者定限三日全完。如逾限不納。盡聽納過者請單。不許借名虛估。除牌行運道公派外。爾商即遵照所派均行。蓋前日之困大小各商既爲同困則此日之利大小各商亦應並利本院區畫至公。毋得紊擾取究。特示。

鹽禁六　保[illegible]貧竈類

示各塲　李瀠陽

照得安東分司所屬十塲。自悍藩踞淮。擅改鹽塲。草蕩屯田。致兵丁與總竈雜處。蹂踏魚肉。百計欺凌。生當末季。飲恨吞聲。莫敢誰何。玆

清朝鼎革。藩鎮已裁。官兵盡撤。本院督鹽兩淮。嘉惠撫恤。惟有勸勉各竈。乘時煎辦。近訪得尚有無賴兵丁。假防守爲名。仍復潛擾各場。以朝不謀夕之窮竈何堪狼飡棍徒。每一戶。供養一二人。割肉飼虎。終成大害。除行淮海道查處外。合行曉諭。爲此示仰各場總催竈戶人等知悉。凡有駐防兵丁。必有一定汛地倘有再蹈前習。徑至各家棲宿。及索飲食供養者。本

竈記其姓名。并何營官兵。窩稟場官。轉報分司。擒拿徑處。如敢抗法。即多差人役。鎖解本院。按以軍法捆打。情節再重。即移會督撫梟斬。決不饒恕。

救荒

賑粥示

蘄州巡按 張玉笥 諱國維 東陽人

照得自夏以來。霪雨連綿。二麥浥腐。米價騰貴。貧民饑餓。道路呻吟。本院目擊心傷。已經出示勸諭。素封好義者。發廩出糶外。遠近村落貧民竈冷廚冰者。深爲可憫。爲此除本院捐俸發縣。設粥賑濟外。合行給示曉諭。爲此示仰遠近軍民人等知悉。俱赴各州縣設粥處所。聽候給賑。以濟饑餓。毋得攙前越後。滋擾不便。

諭饑民

文太青

諭饑民。本縣所給皮衣八十餘領。出本道本府德意。其輕賭并鬻換酒食者。逐斥不許入廠。

招撫流移示

縣內逃民一百四十七戶。以官錢私債逼迫。故本縣下車未踰月。而挾其妻子來歸者。十有三戶。豈非以本縣爲能勞來安集之耶。如孫一增孫一嘁等復業。而奸民有霸占其業。不與致使抱牘辯控。本縣大有鴻雁黃鳥之感。有仍前霸占。及以官錢私債逼使失所者。從重究本縣。即無能爲小民。修安堵異政。此等

情狀定不難爲爾等主持。

禁閉糴　失名

照得台州四塞之區。豐歲粟不能出。歉歲粟不能入。即使五風十雨。猶然九室十空。兼之無千金萬金之家。無斯倉斯箱之積。一遇災荒。唯憑賑恤。如去歲火災。瓦礫未掃。今年水澇。漂蕩忘歸。六屬瀕海依山貧民。一無所贍。目今米價高騰。商賈稀少。本府隨時問價。觸目驚心。爲此行文各縣。除設法濟荒外。凡在城在鄉富便之家。蓄積米穀。顧念梓鄉。好行陰德。盡行將所積稻穀。出糶召買。毋爲慳惜長價。希圖牟利。福澤所貽。必有陰報。俟米價既平。家給奬勸。如高價閉糴。坐擁素封。希圖來春覓利者。告發究處不貸。

庶務一　祈禱類

祈晴　秦瑞寰

爲祈晴事。照得插蒔届期。商羊爲虐。麥秋値候。化蝶可虞。本院日斷霪霖。愍昊天之不弔。心同芒刺。傷下民之共咨。合行虔禱。以祈晴霽。爲此示仰文武官員軍民人等知悉。本院于六月初一日起。秉誠齋戒。親率官民赴城隍廟致虔祈禱。務期修省人事。感格天心。馭轉羲輪。鞭回陽石。爾官民俱各一體齋戒致誠。仍嚴禁屠沽。毋得故違。取究未便。

禱雨

為禱雨事。照得浙省連歲兇荒，民生凋瘁。今夏商羊肆虐，徂秋又旱魃為災。若此雨暘罔順，詎非居民士者失職之咎歟。本院與諸司既未能盡人事以副天心，庸可不省躬而弭天變。本院率先齋戒，及行布政司督同僚屬祈禱外，合行曉諭。為此示仰合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務各齋戒修省，停止屠沽，共竭精誠，感格天心，甘霖速霈，毋得視為故套，特示。

庶務二　勸募類

勸諭修橋　嶺南守憲林鐵崖（諱嗣環，晉江人）

為捐募修橋事。照得過仙橋之設，歷代有廢有興。廢則庸吏因循所致，其興皆賢刺史興之也。然既藉賢刺史，必不能囊有餘金，又不能役鬼工而運神斧，則竹木斤削之資，不得不呼紳士父老共擎而後興之也。夫為庵剎浮圖者，或捨宅，或捐鏹，居者不德，施者不慳，無他，以為福田在斯，吾自下種耳。然竟有種百千萬緡，而身不受絲粟之積者矣。今東郭西村，共限帶水，舟人操一葉艤待，滿而發，舷與水齊，颶風亂流，人命懸絲。或春夏溪漲，舟子停棹，則販夫傭兒相守枵餒，而城中萬戶，至累日望西河，莖茹如珠。無橋之病，一至於此。然則有能共成盛事，興其所廢者，福田直百千庵剎浮圖哉。本道閱部府橋志，惟符公諱錫者修法極緻。今將祖其舊制云云。其費昔時物力煩

盛用金四百今當倍之本道自節腹減膳僅能捐俸若干日來兵興民散訟庭走雀又生平心慈筆軟不慕人束矢之金抑窮果有命制之歟兩年積累其半以修學宮其半貯以待斯舉此外則望凡有趾有蹠之倫必渡斯水者各發善心隨力投櫃貧者分銖可出不必怯少素封之家肯十金以外樂助者准具名親報俟落成日本道另行奬謝異時以川爲地舍舟而徒車馬虢虢士女雅雅庶不使罷官鼓吻甘人而符公嚼嚧笑我也本道故疾首蹙額而言之特諭

勸助修文昌樓　蔣楚珍

照得台才奇古隱秀蔚若鄧林本年並嘆芙蓉人遭按劍豈戢之罪亦災之由本府權於理數天人之故受事一日即躬爲料理刱建文昌閣務期星催雲集不攻或懈顧自上臺捐助及本府縣設處外尚祈縉紳同袍子衿顧情文風共成美舉各捐所有庶幾盡竹頭本屑之功可奏神運鬼輸之力爲此仰本府儒學官吏限本月寫完憲簿上緊諏吉上梁勿得延緩

瘞棺骸示　秦瑞寰

爲收瘞無主棺骸以廣惠澤事據生員張文嘉陳善言等呈舉悲智義社瘞埋無主屍棺情詞到院據此爲照安葬定限淸律所嚴掩骼埋胔仁政首及是以西伯溥枯骸之澤昌黎著旅櫬之文至今傳之甚盛

德也武林五方雜處往往貧民病故始無棺槨繼無葬埋以致暴露荒郊心傷顙泚今紳衿士民舉行悲智大社病濟以藥死捨以棺復又建置義塚骨塔安掩無主柩骸誠屬義舉本院已經助貲鼓勸外惟是杭城風俗各山多有權厝寄塲之事年深日久或以無力或以故絕遂致棄露狼籍行道悽愴深可悲憫合行給示禁約爲此示諭士民人等知悉嗣後凡各處義塚城墻河灘廢寺空地諸所有暴露屍骸俱聽隨便燒埋其屋厝寄塲棺櫬若係完好者安置勿動如年遠無人祭奠即年近而棺已破散者必係無主之屍即爲收瘞義塚以慰泉壤不許塲戶留難取究仍于埋處標識并置簿登記明白恐復有親故跟尋便于稽考其向來漏澤義塚原屬官地逈着查出如有奸民侵佔漁利許指實呈首有司清查追究俱無違玩

募捕虎獵戶

爲嚴督捕虎以安民業事照得省城郭外山谷叢深向來未聞虎患茲當秋成之際猛虎肆虐出沒無常人民多被傷殘牲畜悉遭吻噬此雖人禍實屬天災記云苛政猛于虎爲民上者可無惕然于中乎頃據城西柵外上扇定北等圖居民情詞投訴前來除經批發杭州府傳集獵戶赴院親訊聽候撥發標兵協

同擒捕。外。合行給示曉諭。爲此示仰獵戶。居民人等知悉。如有膂力勇敢之人。能合力擒捕猛虎者。無論網羅機穽。務趁秋深草木凋落之時。設法捕捉獲得一虎。解官驗明。賞銀二十兩。如獵戶偷閑怠玩定行拏解究比斷不輕貸。

庶政

禁借營債

嶺南守憲林鐵岩諱嗣環晉江人

照得自雄來者。皆口口稱雄民。爲營債所苦至於妻女鬻質言之髮指本道獨以爲罪在民不在兵夫兵債之數日而利倍。再數日而再倍。又數日而三倍也。此其毒。如烏喙長葛。然烏喙長葛。足以死人。人知之而不敢服。故人之死於烏喙長葛者極少。其以烏喙長葛死者。則皆其明知而故服之者也。烏喙長葛何罪哉。不責服烏喙長葛之人。而咎天之生此物以毒人也。豈理也哉。今兵債雖狠。豈能執途之人而强之以借乎。既已借矣。而至期不還。又安能責此輩以馮驩焚券之事乎。爲此示諭軍民人等。凡有狠心蕩子再與營兵揭貸者。是名以妻子爲奇貨。是明明欲作亡八也。該府察出重責枷示。其爲兵民居間者。是明以人之妻子爲自已甜餌之媒。當以掠賣人口之罪罪之。登時杖死。然後申報。夫兵亦人也。亦有妻子也。何苦以有限之利息。犯此深重之罪。切哉特示。

謾罵處更見婆心

優恤舖行

慈州司李 倪伯屏 諱長玗 長興人

照得各舖戶舖行供應上司公用支給年終類算減半給價時或錢糧匱缺又復挨至次年積漸滋深終成烏有畢筆僉票痛癢無關見單取物時刻不緩徒知左手右手之便不知一髮一膚之痛官票終年掛壁獰書怒目在門取之無禁查如逝水之波怒而不言忍抱經心之疚年終歲暮鼠何公庭今日求銷丐算明日立領開單然望望而前吏亦不算算亦不清清亦不給給亦不完年復一年取復加取至於歷遷交代積紙如山徒塵案牘雖供億日繁爲炊無米歷例相沿爾各行亦無公奉義視爲固然然牟利幾何一塵莫保本廳念此痛心已經數月今代庖縣事誠恐憲節按臨上司公用朝需暮給取辦無窮自今痛除前弊每三月季終算清給價庶母子可以相生錐刀不致失本立爲定規甦商恤市至於屬官務須照價現給一如民間交易官箴所係尤宜避嫌爲此示仰各舖遵守

保墓清産

嚴州太守 吳曼殊 諱晉昌 河南人

照得江南處士程邃修名堅節卻聘辭徵者三十年品藻詞翰並貴于世既以史雲之貧維摩之病兼以流離四方不苟且於富貴不炫美于鄉里其原籍歙縣托山家多落魄之人所有高曾祖墓數處屢遭族

人潛移妄發借名遷葬盜賣祀田盜砍蔭木甚欲搬祖賣地種種悖逆喪心造毒已于天殃主其事者蒙禍最烈死不知悔者可憫而難與救藥道不能行者勸善而反招怨尤本府忝有徐孺之知豈不當崇其錫類之護古人爲柳下墓禁載在簡編處士有祖法宜兼重既爲地方隱德人才且見村落虎渦縱橫武斷跳梁挾分之蠹傾陷人家子弟使上世之骨每淪于暴露下流之輩日墮於喪亡大惡當除豈終漏網本府采訪既真即合付之于法處士反爲解免姑從曲宥爲此曉諭仰其同堂叔誠基泰基二生率同鄉保里冊勒石永禁凡已塟未塟墳山不得仍前奇貨再有無賴挾分犯前項不道者許該泰二生家屬喊府除將作亂子弟申以不孝之罪外仍將中牙及守山人等重責枷示不饒其一應失業田宅風水祖父戶口老冊可稽着該冊追查三十年上下本戶未經開分之物何人自占何年月日何人出筆何人代買何人居間一一據實曉諭清復如有隱匿及負固藐視者許處士家屬程元稟府并拏冊里一干嚴究不貸此係本府法外施仁爲爾族合門保命脈爲爾族無知老少免刑措爲爾族據業豪富惜身家爾族不少端良各宜自愛思之愼之

又　方璜爰（諱毘渭 湖廣人）

照得江南處士程邃護墓清業本府正堂示已詳悉凡民有胸有心誰不知遊義理本廳復三申之仰誠基秦基二生爲之誨誘周處改過立成大賢人人可躋曾閔西伯感化立崇仁讓入人可期虞芮子孫保祖非一人之事異謀側目豈無悔心之萌其失業諸産兄賣弟存此天下定理據業之家毋得自欺自誤速宜清吐不許朋謀負固以于法紀着冊里按三十年上下父祖戶口細查本戶山園田宅稅糧何年月日中人一切情蔽逐項開報火速清楚如復視布衣如宗如草芥官府法律如弁毛即行拿來重究不貸

又　　郝惟訓字念祖北直人

王西樵考功曾言居今行古如程處士穆情其庶幾矣余觀三示嘆其有知人之明

照得江南程處士邃保墓清業本府堂示已悉本廳深傷處士純以仁義爲兵甲生平多自苦之行其一念故鄉先世不能混俗取容本廳重爲勸飭護祖墓子孫之事不可假借清遺產子孫之分不容支吾搬墓者理有必不得之寔數據業者勢有必不得之便宜今而後誰好爲犯祖者之羽翼誰好爲吞業者之爪牙誠基秦基自當分司其責里冊清查火速開報如有受業單幕奸中公產傕憑私筆即係來歷不明偷來之物本廳示之實勸之一經執法不少苟縱爲非之人何有族義不論名分遠近一體齊之以法各宜自擇毋貽噬臍

資治新書卷之七目次

條議部

議積貯
重積貯議　阮葭嶼　修城貯糧議　蔣楚珍
議城守
編籍壯丁議　王蘭垓
議保甲團練
弭盜安民議　胡貞崖
議海防
答海防問　蔣楚珍　保邦十策之一　蔣楚珍
議海禁
責成防官議　蔣楚珍　弭變救時四欵之一　蔣楚珍

議勦賊
勦山寇議　洪谷一
議鹽法
絶私販議　胡若海　吉安食鹽議　趙韞退
議詞訟
清理積案議　紀子湘　愼初招嚴覆審議　方與上
詳免提解議　洪谷一
議里役
汰冗役以甦里甲議　毛南薰
議荒政
救荒三十策之七　屠赤水
議民風
禁溺女典婦議　嵇爾遐　禁役保兼充議　嵇爾遐
清禁土僕議　金長眞

資治新書卷之七

湖上笠翁李　漁　蒐輯

金華阮霞嶼諱元聲　司理　四川人

積貯

議重積貯

積貯為城守第一務。各縣漫不經心。自來重庫輕倉。以致日侵月耗。近見倉穀俱被倉吏倉書庫吏庫書。借承賣承買之人。詭揑花名。乘推陳出新之際。公然侵用。一遇察盤。指少為多。推壓倉口。封銀在庫。權抵一時。又用軍餉借穀。纍積如山。事已仍還借主額中之物。尚然鼠雀為孽。況望其額外陳陳。如所云捐助輸納。設法以實其中者乎。合當以後銀兩俱責令買穀上倉。不許包封抵塞。其歷年經承侵食。務須追出。

不許以人工事遠爲辭。又本官任內積穀。亦宜年年買補。不許臨時以庫銀點鬼。去任以紙贖爲災。庶幾兵荒無恐。而出納亦當平矣。

議修城貯糧　台州司李蔣楚珍 諱鳴玉 金壇人

爲城垣是處當修。倉穀令人駭異事。職蒙委察盤溫屬。如平陽城外。眉畫兩山。東西二翼。去城僅百餘步。近因劃削磴巖。俯瞰城中。指數足踢。具有可虞。瑞安山峙水環。頗稱雄壯。然飛雲渡濶五六里。洪潮洶湧。城下賊帆。一刻可到。對岸盡經燒燬未復。且犁艙船少。破壞儘多。大鳥中鳥小鳥之類。駕運多不過二十餘名。少不過十二三名。一遇有事。兩船併一。修船添

名。此地當先。築清縣館頭。最爲要領。燒燬之餘。沿岸宜立墩堡。城墻經雨倒塌。器械年深不堪。高不能二丈。四山列崖雲端。二水浸潘薄埭。上可投石。低可灌入。凡此所當議修議築議造船添守者。然猶曰增所本無。錢糧匱乏。勢難驟舉。至如倉穀以備軍荒。入議積貯第一。此陳陳在內。明明在册之物。因所本有。非覈所本無。而大有可駭。職從未察盤。一見驚異。伏思月侵歲耗。雖積漸所成。而已往可追。將來必戒。若不仰憑斧斷。何蘇一斬乾沒之葛藤。立破侵漁之衣鉢也。如先年挪借。今年挪借。既習慣爲嘗。而先招追補。今招追補。歷五六察。未見一升一合。然則補于何日

無心豖何而筆花爛然此情至文隨之驗也

追于何年察之何盜盤之何事乎經承黠鬼一半皆云物化回文登答動稱剉骨難追然則死者既無嗣息生者豈無家產往者既逝流難問來者又何爲前車不戒乎除倉吏年年消耗外穀價之在庫者庫吏又食之穀價之承買者穀戶又食之或虧折化爲烏有或饑荒盡捏放支職在瑞安縣兩日現追張僥等一十八兩還官䝉此推之非盡死者不可求生者不可問出者官聽之自出入者官不能勒之使入也一則重庫輕倉終歲未嘗過問一則倉官猫鼠同眠倉吏兎狐共穴舊穀既糶則此粟如雪花盡散于空中新穀發買則此銀如落葉難歸于枝上不曰今年價貴則曰明年賠償其實具是遞領之日已立必升合不遑論察盤開罪一遍之後百事丟開多方掩飾不至于一粒無存不止者竊以爲當開銷者明白開銷當申詳者明白申詳當減豁者明白減豁至于當追補者積至幾百幾千幾萬之多曾無一黍一勺一升之補壯哉鼠雀豈遜虎狼苟年年追足些須亦可積成什百卽使萬萬不可窮究亦當嚴立憲禁從此斷絕將來庫吏庫書倉吏倉書承賣承買之人一切借支耗沒庶軍荒有備晏海無虞矣

城守

編籍壯丁

金華太守王蘭垓諱澧常熟人

看得警報一傳便議城守按梁計人在省城以數千計在各縣亦以千百計若取之於兵而兵數無多且各兵方將擐甲胄以待勦援安能供站城之用耶則斷應借力民丁俾人自爲守若非蚤爲編派欲號召於臨時不惟渙散難齊亦且倉皇失措又官府編派往往舍巨族而問貧民夫貧民子然一身何須護衛所應護衛者正爲有身家者言耳乃富人不自爲衛欲使貧人爲富人衛其可乎則不論貧富相應照戶一體均派惟是屬之於官則小民聞之易於驚駭且侯點侯查躭廢生業殊爲未便此事必請鄉紳任之每縣幾門每門幾坊各坊中有鄉紳則鄉紳董其事無鄉紳即孝廉貢監青衿擇一人爲領袖集諸約保開報每坊壯丁若干名登記簿籍送之於官有警則按册按名一呼可集而城守不患無人矣

今人通病此良法美政之不行于土也

保甲團練

弭盜安民議

典泉兵憲 胡貞巖 諱昇猷大典人

看得立保甲設團練此弭盜安民之首務古人言之甚詳即今人行之亦未爲簡畧而卒屬紙上虛文不能收其實效者非古人立法之不善祇以有司厭常喜異預視爲塵飯土羹知其無益而勉强爲之如小兒喜食餅餌而便投藥餌雖入咽喉難歸臟理反不若唾而出之之爲愈也今欲反虛文爲實事令有司

余久持此論。以告當事。未有能德之者

真切奉行。非示以簡便易行之法。與朝試夕驗之功。彼未易中心誠服。始終爲之而不倦也。何謂簡便易行之法。曰在。用人力行四字加之意而已。朝試夕驗之功。即在用人力行之內。未有用得其人行之果力。而功效不立見者。即力行二字。亦即在用人之內。未有用得其人而行之不力者。保有保長。甲有甲長。鄉有鄉長。即挑選團練之中。亦有團頭練長。往時皆以市井無賴。及鄉民之豪猾者充之。此輩利于有事。不利于無事。且素以疾貧忌富爲心。惟恐盜賊之不來。富室貲財之不盡。尚肯出其死力。而爲損己利人之事乎。用此輩以靖地方。猶之招虎狼以自衛。列七首

悲詞咽生之言。平平平不意貞嚴先生已及見之。讀此不勝猶慼同心之感。

危事而以快論出之。妙絕

而防奸者矣。竊謂十人之長。必須才過九人。始無約束不齊之患。故非才德兼優者。不足以當茲選。又須擇其身家稍殷者充之。何也。身家稍殷則利害切膚。衛人即以自衛。衛人或有不忠。自衛決無不力者。因民之所急而急之。故爲力不勞而取效甚速。所以用人力行四字。爲保甲團練要緊關頭。慎此則撥亂爲治。忽此則反治爲亂。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者是也。泉屬爲濱海之區。鄭賊招亡納叛。不遺餘力。他郡從逆者。尚有跋山涉水之艱。未成先敗之慮。此則舉足一蹻。便是賊艘。伸手一招。即來狂熖。是人人可以爲賊。而戶戶可以藏奸者也。若不急籌良策。以善其

後則官斯土者能保一日無事乎本道視事之初極
目殘疆見此鳩形鵠面之民真有鄭圖所不能繪而
賈疏所不及陳者因思安民之策莫先于弭盜弭盜
之方莫善于嚴保甲飭團練遂以用人力行四字先
試于城內關廂納行保甲為之既驗始復由近而遠
今晋南二縣行團練之法于各鄉又為之既驗始復
條分縷析約法六款列布各屬責其次第舉行因思
練總之設其來舊矣祇因日久弊生此輩竊威玩法
誣害良民因革去練總名色恪遵總督部院之示但
從而擴充之着落現年里役暨通都士民各舉一人
必素所信服者以充鄉長督率本鄉之壯丁各置器

所云不變者非耶

從來大有為之人皆能

械家演而戶習之非其人則斥去弗用仍坐妄舉者
以罪苟勝其任則令有司優以禮數免其傜役使有
感恩圖報之心如是者數月漸有微效可觀不特家
嚴戶飭令奸宄無處潛蹤即遇海氛告警亦自覺其
可防可禦近日鄉勇之中有能偵探賊踪以報官者
有能糰導官兵以勦賊者間亦有能張疑設伏自擒
數賊解官欲自顯其尺寸之長見上人選舉之不謬
者較前日閧呼不應督趣不前反若有幸災樂禍之
色者不大相徑庭哉此非本道于古法之外別有剏
建亦非于憲臺鈞令之外另有設施不過率由舊章
得其要領而已倘各屬有司從此益加勸勉似亦有

行所無事之人。觀此甚覺。

利無害。若能点化膺眼。杜萌蘖于將來。是伏憲臺不怒之威。使魑魅暗戢于雷霆。而雨雪潛消于睍睍也。海外一二遊魂。行將不撲自滅。又何難奠億萬生靈于衽席之上哉。謹呈原行練團事宜。仰瀆憲聽。倘有萬一之可採。則乞廣飭泉屬諸司。戒勿始勤終怠。酌一定格註入考成。俾本道一片苦心。得歸于究竟之地。更乞通行福興漳各道。交相為理。與泉屬呼吸相通。共敦唇齒之義。此亦下游難民。望治之一端也。伏乞憲裁。

海防

答防海問　　蔣楚珍

伏蒙憲念地方。面諭海上頗有聲息。此游魂餘孽。波濤竊發之害事本月漁船俱出追趕打票。月盡。漁船漸返。颶浪將起。賊亦遁逃。無煩懸念。至在我自治之道。步步當縣。着着宜先。誠有如憲慮所及者。仰體盛心。輒自忘其愚陋。謹以目前海務切要者言之。言不盡意。畧備芻蕘。今台州將領。動稱信潤兵稀。救援莫及。然則七百里海面。必如擺邊守禦而後可以為固乎。此不通大較之論也。竊以為道當扼要。其省力備備之法。第一當看風之南北。如大洪多南風。小汛多北風。南風不必備南。北風不必備北。備北則順風以南為援。備南則順風以北為繼之類是也。次辨水之

淺深如深水港則入非深水港則不入某處是塗某處是磯幾處五六月最深幾處九十月漸涸之類是也次觀潮之逆順如一潮半潮兩潮之別及有風無潮有潮無風皆不能行之類是也又次問陸之通塞如陸可登則犯陸不可登則不犯可登之處有人家則來無人家則不來之類是也數者既明則力不分而備不多筭有程而定有約矣猶或慮其不足則聯絡漁船䑸長設法鼓舞以壯我之聲援如前以漁船爲餌後以漁船爲殿或稅其漁船爲用或倩其人以駕或立長分䑸編成保甲或凌波出海四散招搖給以旌旗付之鼓銃不必出力鬬爭亦可張疑設伏不惟壯觀瞻勢亦可杜絕通洋猶或慮其登犯則約束鄉兵協力依法操練以斷賊之近岸兩汛之時意主于勦則毋務張皇必須四處匿形暗伏以待其來兩汛之前兩汛之後意主于守則毋盡撤防必須近處輪操賚餱以虞其至所謂有事於外不可不內嚴城與所口與陸之備有事于內不可不外嚴大墩小墩遠墩近墩之防此虞其不虞意所不意尤近時賊智之同然在我前車之明鑑也分䑸之不如合䑸一也合爲一䑸不如合爲數䑸又一也合爲數䑸以擴外險不如守近險以外險若圖鬼魅近險若圖牛馬的實不可欺又一也守近洋一處之險不如樹疑于東

搜護于西將適于此必取于彼往來無定自我易形
又一也其間最要緊者兵數不可不足火器不可不
熟氣候不可不占瓜探不可不廣此皆事事現成法
法具備惟人不從實做止圖虛應故事以致卒然遇
變無所為圖然此猶水面上事成功不易立脚亦難
至於衛所之城墻倒塌一過上司經過將亂石堆積
以掩耳目則修城不可不急也舊時軍足為守世職
亦多長進除台州衛運糧罷做而外各衛所食糧諸
軍俱當拨籍清出不許出城離堠隱占名色則屯軍
不可不清也海門險在江口磯頭現有小堡止有土
墻虛飾若使據險內嚴豈不可虞其餘各處亦有嶮

險近城堠致全壞灌莽荊棘者則舊堡不可不立也
撮十家牌申明連坐之條出首之令稽察出入杜絕
酒米貨物入海通洋務要責地實犯則援濟又不可
不絕也故衛以衛府縣設衛兵以衛一郡民生若使
賊不登犯便為無事豈必爭命洪濤立功水上則防
陸路塞隘徑尤不可不視為要着也凡此猶就台州
一處言之耳統其大勢溫州為來路寧波為熟路台
區為要路溫衛最矣當以台為之肩背則責在洋遊
洋遊為台亦為溫也台患次矣當以寧波為之唇齒
則勢在桃健桃健為台亦為寧也溫州有能戰之人
雖有舊馭非待之以誠攝之以智則力不為我用台

州無能戰之人。堪戰之船。雖在修舉非搜集武勇揀選世職使貪使過作養人才寥寥數輩庸有濟乎總之海上為用兵之地兵可不用斷不可以兵為諱除道府添遊而下各廳各縣誰非料理兵事之人苟以簿書為得意以安攘為迂圖人不關心夫誰問及今一洪波數千里所恃以不揚不震者惟老大人目營意匠思患預防之心屬在下僚並當仰體即綫力薄材不足分猷其念自己地方自己身家性命何可以無事為優游以先事為急遽乎

保邦十策之一

浙海之患倭什一患賊什九也浙海之禦倭有成法禦賊無成法也占風望雲隨潮避浪定南北控縣洋偵大汎小汎議分船合船或憑船力或憑火力福蒼鐵蹺東烏之類大熕小熕砩狼機百子銃之類大率因倭為勢隨地制宜其法主于治外而今則所患率賊賊非倭比出入無常期往來無定局聚散無成形早暮無定刻所驅者即內地之人所奪者即內地之船所過者即內地之信所取盈接濟者即內地之酒米奔突搶掠或在汎前或在汎後或因漁熟打浦打票或因穀熟搶穀歸艙我去賊來我來賊去我出汎匿影潛䑸我撤汎東趨西犯陡然相遇往往鬪潮逆風我勢不利孤䑸单舸四應實難故動有差池策無

全勝。夫盜賊何常之有。前賊甫平。後賊又起。凶年饑
歲。父子兄弟之相招。此出彼沒。左右隣封之流聚。括
今而籌善後之宜。防陸者必于海。防海者必于外海。
其說是矣。固處處有險。節節宜防。兵稀信濶。安所得
樓船橫海。入蜃市而蕩蛟宮也。備遠失近。備一失二。
將奈何。禁寸板不許下海。其說是矣。顧濱海以海爲
田。漁爲命。奪業失產。不盡驅而漁盡驅而盜矣。將奈
何。故後談外險。藉口搜洋。皆武弁矯飾之詞。而商漁
不能禁其不去。盜賊不能禁其不來。抑惟是設法變
通。增損舊制。審觀治賊與禦倭今昔異局。船製不同。
控扼迴別。當汛以出險爲功。當汛之前汛之後。一意

以水操爲主。近洋日逐簡練。轟雷在天。金鼓起沸。夫
誰不讋影寒心。如台海一區。分爲十五信。合六大綜。
三六九之分番。左右中之更迭。即亦何嘗不息其勞。
習其筋與骨也。而最要者。在嚴買間之令。絕接濟之
門。廣烽堠。偵探勤。策應救援。一切新造之船。取其快
便。新鑄之器。取其輕圓。且捕舵捉之。各熟其技。凝伏
誘之。互中其機。有備無虞。夫亦可以宴洪波而不震
矣。又何必堅壁淸野。防賊如防倭哉。

海禁

責成防官議

蔣楚珍

海洋接濟。爲禁極嚴。所以愼軍機而絕盜藪也。海盜

無水則死無米則死勢不得不因内地漁民爲接濟
所以一犯接濟梟示無疑然近年寃濫最多號呼滿
地蓋因漁船被擄打票父子兄弟誠有齎銀救贖者
歸未半月爲讐告發武弁貪功即訪拏根究以接濟
爲名誇張椗老舵老之號株連船主顧主之人上臺
深知此弊宛轉求生然往返解詳庾死已半職初到
台州以陳行北等一十三命力爭面奉憲駁不敢少
回續蒙本道開豁死已數人竊思台區數十萬金錢
養柴于悍卒縱不能使漁船之不被擄豈不能使漁
民之不能接濟且類海出入有港非深水港不出非
深水港不入入者可捍出者可闘與其求生于既死
之後何如救死于未出之先察得稽察漁船出入舊
有一官因官多不肖遂行裁革若使以接濟有無責
成委官官爲連坐則酒米且不出洋何況火藥鐵器
違禁下海之物哉

弭變救時四欵之一

看得海禁之宜嚴不待一言而決計也倭之不敢越
島嶼窮洋而内犯者一則海水中高一則險夷未熟
一則船製窄小艙多平底帆多蒲織油蔴既少草塞
不堅不遇順風不行不候陽月不集非有中國奸人
向導倭未有敢越島嶼窮洋而犯内地者也今海禁
一開將以規番舶之利也而適以貽内地之憂倏來

倏去出沒無嘗爲盜爲商莫可別識夫關梁墊坐天之所限人莫能達樹限塞達非徒防外寇也亦以內絕奸民之亡命投荒負罪闌出者若使縱其交易利與相通則漏我情以導彼欲一二三之牽連春夏秋之利涉益復精其船製習以火器所至無非向導之人所遊無非熟識之地此何待扼我魚船奪我舵斗倣我犁艚吉了驅我貧民獷卒倏然登岸東西奔逸而後見其貽患不測哉梟不鳴非不鳴也豺不食非不食也絕之限之多方柵之鍵之而猶恐蟻潰鍼疏引奸誘盜資器齎糧而彌耳俯伏見華衣美食而力能制之不爲盜者未之前聞編號取結給批連坐痛絕航海之徒深嚴出海之禁庶幾人有畏心絕其滋蔓召寇之端耳

議勦山寇

韶州司李洪谷一 諱琮 歙縣人

看得古今治賊之法有勦與撫二者而已賊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則爲首者必誅而餘黨方貰也既往不咎咸與維新此則未撫之先猶進悔禍既撫之後再犯必誅也今龍門長寧從化增城數縣之山賊自國初嘯聚以至於今不可謂不久矣焚寨破圍挖人勒贖不可謂不慘矣盤踞數縣之地方結連營寨以百十計不可謂不多矣屢歷官兵之進勦公然負固不可謂不遜矣此皆法在必誅不俟再計者然旋撲

倘有賄賊可通則官府又不知居何等矣

旋起旋散旋聚其故有三一在地形之天險也各縣賊巢所在皆深山大澤綿亘數百里層巒叠障險阻可恃兵至則四散奔竄追覓無蹤兵撤則勾黨復聚又行刼掠此其逋誅者一一在藏身之巧庇也紅頭白頭等賊皆龍從長寧數縣之民身隷版籍戸納糧税與竄身山谷亡命嘯聚者不同故在本縣則爲耕鑿之民而在他邑則爲行刼之賊且其聚族而居者皆爲賊黨比閭而處者俱屬賊窩官府有所稽查則同甘結者是賊遞公呈者是賊而具領狀者亦無不是賊縣官幸境内之無事即苟且塞責以回文而遑計他邑之人民他邑之廬舍乎此其逋誅者二及賊首共指矣賊巢搜索矣此則法在必誅無可赦者乃又以招撫二字爲護身之符蔡良屢招屢叛之渠魁也今則充爲爐頭張龍聚衆行刼之老賊也今亦稱爲投順賊首不但不誅反從而受賞賊黨尚何所顧忌而肯革心此其逋誅者三今蒙憲檄會勦嚴查叛黨有無已撫復叛職不敢妄爲臆對但據本年六七等月象岡司申報地方失事情由皆稱蔡良借爐頭爲名聚賊行刼坐地分贓而生員陳五典具控按院亦稱蔡良以開爐納餉爲名交結賊首張子龍等行刼翁英地方又某年某月某日三華鎮兵解到活賊林元古通明等審供係賊首張子龍差來行刼等情

業經詳報在案則蔡張已撫復叛昭昭在人耳目矣至若諸賊屯聚之巢屢據地方開報及賊黨口供如龍門則有永清三坑鴨崗羊屎坑等處在從化則有相公崗十八山湖塘耀崗高爐合水等處在長寧則有思茅崗五花岐蒿蒲桃崗等處在淸遠則有白花爐巴江新爐觀音鄉白水磜等處或爲接濟之所或爲勒贖之窩所當分别進勦以靖根株者也至若賊首著名屢經地方揭報者如某某某等或以投順而仍做賊或陽就撫而陰行刧所當嚴行搜緝梟斬以快人心者也至若官兵從入之路翁源已備列情形而小民受撫之害英德已畧爲陳籲此在專閫外之寄者確諭地形當機決策或先攻其所難則餘壘自下或先破其所恃則賊勢自傾博採輿情參以獨斷所謂兵家之勝算不可以先傳者也倘有賊巢當搗賊黨當誅者該縣印官猶爲庇護須責取印結存案倘班師之後賊黨復出行刧則坐以縱賊殃民之罪庶不致庇本邑之賊而害他邑之民其賊首有曾經投順未有顯叛之跡者須調之軍前編入行伍使離本巢庶不致陽借投順之名陰行盜刧之實而善後之策庶幾可講矣夫好生者上臺之盛心招撫者行軍之善道而職必以勦之之說進者蓋誠有見於此賊之狠心不改鷹眼猶存固非撫之一字所能結局

絕世名言非陽明不能道非谷一不能述

者也先儒王文成有言曰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未嘗不畏誅討惟爲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而不可常行於長惡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故其撫輯督寧皆以征勦安地方澤流當日聲施至今此禦寇安民之榜樣也不然作賊只有利而無害賊何憚而不爲賊良民只有死而無生民亦何苦而復爲民卑職目擊難民之慘不禁其言之憤切也伏乞憲臺斧斷而亟行之

鹽法

議絕私販

孝呂縣令胡海若 諱悉寧 臨清人

竊惟正引之壅繇于私販之興而私販有二有引中之私有私中之私所謂私中之私其一自場而水海濵裝載是也其一自舟而陸河灘泊次是也海濵之私止行海鄉河灘泊次之私其行於山鄉者三叉兩岐各縣交界邊鄙之所公然接踵摩肩盤山越嶺囤戶販于倚催無賴之民此往彼來沿門逐巷民至有足不入城市買官鹽者正引安得不壅私販安得不多商安得不告困告扳告退逃亡纍纍也然此猶屬引外者耳至引中之私每包借名餘鹽公然夾帶捕不敢問官不得知折節分釐照引驗憑任賣起運無課之鹽多納課之鹽少矣今憲法之所行者莫嚴于

捕然而捕無其人也莫嚴于挐然而挐無其實也挐無其實既有奸商夾帶之弊捕無其人則私販公行即使推名輪点官門扣其工食誰復責以鹽觔勢必至于責季覓季季銀入手猫鼠同牢捕既無益因而議革議革之後私販何窮故欲嚴捕之法莫如責成於縣而縣以官引之壅不壅正額之足不足為驗則勢不得不勤於比較欲嚴挐之法莫如責成於廳而廳以陋規之革不革弊竇之清不清為據則勢不得不力為搜剔搜剔則夾帶扼于通津比較則私販窮于小路如猶慮其私賣則私買者亦可申之于保甲如猶慮其私買則私秤私窩者亦可絕之于牙行若

是而或有不行則各縣有均引之法食鹽與戶口相配一縣食鹽之引目與一縣相配苟分一縣為四鄉分四鄉戶口多寡配與應得引目則引均而引不得壅外此又有均商之法山塢僻壤食私鹽則不出戶庭食官鹽則勤經百里利生于便不強所難住賣商人鋪戶既均與四鄉應得引目則宜因舟車之便搬運水頭村集不至道里窵遠使食鹽買鹽之人或出數十里之外則商均而引又不得壅滯是以本年之引定為十分以積年所壅之引分別帶一二分壅引亦可漸通而況本年額數猶有不足者乎產鹽之地如故行鹽之地如故食鹽之人日繁日費而鹽則行

不逮額此無他各縣以鹽務為末節以察鹽務為虛
故棄而不行呼而不應之故也

議吉安食鹽　　湖西守憲趙韞退（諱進美山東人）

食鹽為日用必需吉屬之民貧儉性成以鹽代饌而苦於一粒一珠蓋湖西三郡皆食扎鹽吉安獨食南鹽南鹽自粵東運至陸有梅嶺之險水有十八灘之險負販艱難不得不騰其價查吉屬各縣或近臨之峽江或近袁之分宜或近撫之樂安諸邑水陸兼通道路叢雜營兵船隻徃來未有不捆載而至者雖私販有禁而稽察實難以扎鹽而邀南鹽之價是所利在兵而所困獨在民也合無從長酌議軫念湖西三郡原屬一體題請吉安九縣改食淮鹽若慮廣東鹽課有缺即以所缺之額增於兩淮是於國課無損毫末而吉屬黎民以口計之則歲省金錢數萬矣所省之金錢即勾上完公賦豈非公私兩利之道哉

詞訟

清理積案　　撫州司李紀子湘（諱元文安人）

為大獄之積案宜責守宜均懲立成規以免遲悞事浙省訟獄繁多除大辟以下者弗論如人命強盜諸重情其間屢駁而未題及已題而未允者常有數百件司府縣獄所繫者不下千餘人職為刑官七載經于訊問者亦難更僕數矣每於披卷沉吟

以斷事之盡虛手寫惻世之苦提心那得不憐慨盡致

之際未嘗不惻然動念而歎應死者固多不應死而死者亦不少也考其犯罪之時多則七八年少則四五年不等其間承問之官由院司而至府廳不知歷幾十輩矣案日久則情日變情日變則招日更往往重犯未正典刑而干證被害反拖累致死者質證無口則展辯得以自由問官屢更郎口供亦難畫一令判斷者何從下手且因獄少犯衆穢氣薰蒸釀成瘟疫瘐斃甚多郎係真盜真兇不令死於法而死於獄亦失明刑慎獄之初意況多疑似而可矜者乎其所以歷年既久而不結者良亦有故蓋以從來大獄必待題允之日方是結案之時各憲以重獄繁多不能

此段隱衷從未經人道破是創論又是眞情

一題而蓋銷號不過二三十起餘盡駁司覆審以俟再題司爲承上接下之官勢必轉批府廳府廳或因事從縣起又必行縣覆查根據卑轉覊留欲其不致經年累月不可得也其間且有干證事主累斃質證無人不能定案者有因年遠勢殊前官所審之口供與後官不對不能成招者又有證佐被害拖累日久精疲力竭止求免禍不顧復讐自改其口反爲重囚出脫者種種情弊皆是羈延時日之由況擱憲案之致若非究根尋源立法更始則新舊相因大案焉得有清楚之時而囹圄犴狴焉得有空虛之日乎更有請者從來十一府之大案勢必盡歸本司而大案中

情至之文自饒生趣

有各重犯亦必隨招禁於司獄房舍有數而人犯無算每入其中見此輩林林濟濟如蜂如蟻覺世間囚犯多而人民少殊不知為各府各縣之重囚并一州一邑之罪犯也查各省通例某府盜情人命必責本處道府廳縣訊鞫成招人犯即監本府或有招情未協亦必在初審兩月之內駁訊明確其時賊證現在詞內之人一呼可集不特真偽易分亦且不費時日只將解府解廳解司解院途間奔走之月期便可歸結此案況有差役拘提吏胥捺擱有呼不應欲審無由之歲月乎直待大案將定始駁本司衙門一加平反定案之後仍將本犯發回本處監禁招情若無疑竇即准具題若是即有疑難重獄未嘗不於一年之內定擬發落者也豈有延至數年之後而尚煩此駁者乎以數年後之批駁而欲責承問之吏必得數年以前之確情實非易事雖曰不寃吾不信也失乞憲臺俯採末論著為成規嗣將已前未結諸大獄刻日會同司道府廳逐案研核務求明允不致以後再駁肅清既往始可整頓將來此卑職仰體憲臺慎獄祥刑之至意而從長計畫以求無弊者也伏望採擇施行

慎初招嚴覆審

衢州司理孫沂水 諱劉 常熟人

為讞決關係匪輕謹陳膚見慎初情慎覆審以仰佐

明允事照得易無留獄明慎爲先書著祥刑簡孚乃聽惟一成而不可變故三刺以斷民中誠有之也查律載大辟二百四十一條罹民易犯者無如盜賊人命竊見爰書中人命以下手不眞致滋辯竇或數人毆一人輒藉在逃者互相委卸究竟有脫抵之原兇矣盜賊以贓物未的致礙成招或一案掛多人輒囫無主者更肆罔誣展轉多横生之藤蔓矣凡此總繇初情之茫昧耳夫初情何在則人犯甫到官遣次之頃妄拼不及三尺臨之尚爾知畏察詞於差庶得其眞若一繫囹圄狡智百出淹延日久變態日生甚至後讞與前讞絕不相蒙雖欲爲五聲之聽其可得乎

竊以爲人命初報時餉審定某係下手某係加功某係餘人某係見證或手足或器械一一確註錄詳中不得容請簡驗也强盜初獲時即迅起贓物幾件令失主認明某人盜某家現獲某贓經某失主認領一一確註錄詳中不得容列姓名也初申有據則歷訊難移此後之紛呶永息矣至駁審一節上臺原爲死生嚴出入也乃問官不免泄泄一經批駁沉擱多年設皆重辟即瘐死無辭乃一招之中有徒有杖以至犯未結每致餘犯監斃于和孰甚即令保候而數數勾提頻頻解審其磨累已徹骨矣職以爲駁問招詳宜鞫問剋期審結如情節罪犯應配應杖鞫問允乎

果與正犯無關者先行摘發其大辟不妨另招報奪庶分輕重之衡以明上下之服株連可省所全者不既多乎盍謹於始則疑獄不生斷於終則滯獄一洗是亦弊訟之大端也伏祈憲諭申飭俾各屬一體奉行滯冤濫清而貫索無非恩造矣

詳免提解　韶州司李洪谷一諱琮縣人

人命搶刼錢債田產虛辭聳聽者甚多應該本處有司審究明白今省下人告欠債搶餉人命強盜皆因本處有司不如其意越訴于上提解牌內人犯定四五十名稍遲差官催提签魚几肉民未至省已傾家破產逃亡大半矣至省隔別人犯私禁拷打倒提年月勒欠帖寫服辨方許帶到及堂官會審郎執欠帖服辨爲據監追認罪無辭家屬解襲者監斃者逃亡者株累領家者無所告訴亦甚冤矣且粵地民猺雜處倚山葬崗稍則爲人怒則爲獸最難勾攝一聞提解如置死地雖諭以上人德意彼皆視爲讐仇急而走險率入盜穴提解催追比差比保喚里呼隣騷擾地方雞犬不寧况粵烟瘴地面提解人犯愁苦內傷寒熱外感飢飽不時動犯瘴癘中途病故不可勝數伏乞批行司道酌議凡奉藩院批詞轉發本處有司審究詳敓批奪盡免提解至各府詞狀不批隔府州行該府有司就近審結如有重情駁審摘解繫犯三

四名不必多拘庶解累少豁民寃得伸而無株連騷擾之患矣

里役

洪允役以甦里甲

達州刺史毛南薰諱賡南鄭人

里甲花費雖云一年之勞博九年之逸其實積九年之苦為一年之勞也如出卯有卯錢出限有限錢保家有歇錢總催有工食錢比較有貴收櫃有貴貼解有費做官工備料有費諸費不可枚舉官府付之無可奈何然就中如解京解司解府解軍前解本邑舖墊水脚等項誠有不能裁減者役鬼無方黠金少術至如衙役需索總催工食一切卯限收頭之類種種可革原其所自皆因一州冗書以數百計冗役以數百計掛潛以數百計此輩既無工食又無詞狀排差擾攘何為非餐風吸露之蟬則飛鼻食人之豺與虎也若使官無冗役自然民無冗費一番里甲不至傾家蕩產則人人樂為自無包當攬納既無包當攬納則錢糧清楚亦無積逋不完之受累矣

荒政

救荒三十策之七

屠赤水諱隆寧波人

一曰行官糴之法以賫轉運夫境內災傷野無青草將議賑濟則恐官府之囷廩有限議勸借則恐地方之殷戶無多最善之策則有官糴一法官發帑銀若

此法妙絕如人憐之范水何憂匱之

于轉糴於各省外郡豐熟之處歸而減價平糶於民委用老成員役分頭往糴每發官銀一千兩先糴五百兩至而糶與饑民即發後五百兩往糴先五百兩糴完而後五百兩繼至後五百兩將盡而先五百兩復來如此轉運無窮循環不已則百姓雖丁凶歲實與豐年無異積穀之家雖希踊貴而官府平糶之糧日日在市彼即欲獨高其價勢有不能漸近有秋閉藏無用則亦不得不平價而出糶矣如他處米穀不足則雜買荳粟薥蜀麥蕎蕨粉芝蔴之類並足充饑民恃無恐況豐熟而還糴官銀不虧那移以逸民民饑獲濟若委用得人必無他虞即勸富民自以巳資來往糴糶彼必樂從較勸輸財助賑爲何如也若前近州郡無豐熟之處不妨稍遠所貴見災而懼先事預圖惟出糴之時須設法禁約糴者必係眞正饑民人不許過三石毋爲商牙搗販者所欺尤當嚴戢胥吏誅求役人抑勒此不能禁事尾解矣

一曰勸富戶之賑以廣相生夫富者珍寶豐盈一身而外長物耳舍箱篋一飽而外何加焉即令百姓垂斃而吾安享饒腴萬一民窮盜起戈矛相向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而富者雖有所積未關軀命饑者稍得所濟實延餘生以吾未關軀命之糧而爲彼實延餘生之助府官敬之百姓感之而又有陰德何苦不

為。又須懸賞格以勸民。須科條以鼓衆。或量其所捐。而優以禮貌。風以折節。獎以旌扁。榮以冠帶。富民之所最欲得者。給以印信一帖。除重情而外。預免其罪責。一次令得執以為信。彼見吾之中心款誠。調停詳妥。好義者必爭先。貪恡者亦勉應矣。但惟宜行勸誘。聽其自願。不宜妄行科派。強以不堪。其最要者在有司先自捐俸。夫有司之俸幾何。足以賑卹百姓。然而假以鼓舞倡率。使士民無辭者。則在此也。

一曰詳村落之賑。以遍窮簷。夫顛連無告之民。城市尚少。村落為多。有司之行賑濟。往往彌縫於城市而踈畧於鄉村。城市之中。饑戶稍有賑濟。以為觀美。而不知窮鄉僻野之間。橫於道路。塡於坑谷者。不知其幾何也。多方撫循。加意周徧。無遠無近。皆吾赤子。近處則正官親臨。遼遠則委用廉幹。而詳於防範。嚴於稽察。使無不均之嘆可也。

有救民而無術。適以害之者。此類是也。

一曰行食粥之法。以濟權宜。食粥之法。為極貧者。雖得升合之糧。不便炊爨。日煮粥以飼之。賴以全活。顧所最忌者。羣百千人而聚食一處。遠涉者不及食粥。而或以道斃。羣聚則穢熱蒸染。而易以生災。甚而管粥者尅米而多攙以水。給食而不惟其時。欲以救民之生。反以速民之死。須愼選員役。必躬親考覈。峻加罰治。斯役人不敢作奸。恐違法令。逐鄉而煮。分區而

又有謂賑粥散米皆不如給錢者以散米有弊而散錢無弊也亦是一法

食煮必以潔食器以時如古者按時刻照人數執旗引隊羣而不亂此法可行也要之懸意煮粥終不如給糧零散終不如頓散耳

一曰戒抑價之令以來商糴夫民情之趨如水之流順而導之則通壅而遏之則決荒年穀貴民誠不堪有司不忍穀價日高以病小民乃令抑減時價定為平糶此令一出則他處之興販者畏沮而不來本境之有穀者閉糴而不出民食愈乏人情益慌強則有劫掠弱則有饑死而已故貴設法調停令穀價聽時低昂不強抑減而出官銀以行運糴卹商價以來興販請皇恩以開賑濟懸賞格以勸富民悉力調停漸近食新則穀價不減而自減矣

一曰申保甲之令以遏盜賊饑荒之時盜賊易起喘息餘命斷不能大譟橫行不過為鼠狗之計以苟旦夕蜉蝣之生姑息而不為之撲滅則燎原可憂輒用重典而悉置之法則饑寒可憫防戢而底定之烏可無術哉但獲饑盜為之大張其威聲稍寬其捶楚待以不死號令於市以令喧傳當自解散

一曰省荒後之耕以給將來大饑之後不惟民食艱乏即耕種亦苦無本具吾為省視耕種無食者量濟之無農具者量區處而給之或勸富戶借食借具於貧民而令貧者為之出力耕種以補之或待收成而

以糧食償之有司須於耕種之時暫輟政事親歷各鄉補助勸率百姓見上人留意農務有如此自然勤奮境無惰農農無荒業矣省耕省斂古人所行今何廢也

民風

禁溺女典婦議

嵇爾遐

天地以好生為德婦道宜從一而終嚴有溺女之俗無論貧富皆然夫虎毒且不食子况於人乎矧此呱呱而泣者甫肇生機旋罹死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至於貧見乏食則出典其婦婦若生子子屬彼而婦仍歸此蓋以婦為本而子為利也甚至甲典之乙乙復典之丙一婦而展轉數人以夫家為傳舍及其碎璧歸趙亦恬然不以為恥職目擊情真痛心疾首請憲通行六縣勒石嚴禁如敢故犯許里鄰首發治以重罪一以順天地之和一以正人道之始憲臺主持風教職故因條議而並及之

禁役保兼充議

保歇為全浙通病其勢不能盡除而與保歇為狼狽者則衙役也衙役婪財必通保歇為線保歇就法非串衙役不行是其氣類相親故其技倆亦互熟往往衙役革退即竄當保歇保歇事敗並鑽充衙役而公私之弊實悉由若輩叢生乃嚴屬吏有自為吏胥詭

此風更熾于江南名爲

挰子弟家人名色公然並充保歇者既借衙門爲狡窟復倚歇家爲外府上行私何所不至亟宜請憲查革尤在冬至前新里止卯諸歇領單催糧之日取各里甲並各衙門具揭申報並嚴禁衙役革退不許出爲保歇保歇事敗不許入爲衙役永著爲令在官之弊既清即害及民者不甚烈矣

清嚴主僕　　金長眞

爲敬陳汝南利弊第九款事案查順治十五年十一月內光山叛僕訛傳奉旨放僕糾聚黨類挾刀操戈逼主退約延至商固等縣羣起效尤猖狂之勢幾同倡亂職適以攺地之役

仰鼻回三項俗語呼奴爲鼻故也豈因世界滄桑而綱常名分亦可因之而顛倒耶世風之衰莫甚于此

以勢交者勢盡

親詣光山立將發難奸民嚴懲枷示旋蒙各憲發示禁飭叛風始戢今王明玉李從等累經駁讞俱寘重典羣小之心胥已懾服但致叛有由責防其漸欲以懲前毖後端在拔本塞源安全之道所宜亟講也其一爲投獻之僕仕宦之家僮僕成林自多價買否則爲其祖父遺留會配妻室豢養日久主僕之分亦自瞭然邇有奸猾之徒倚附聲勢委身投獻主人不察遂爾收留然究其投獻之由或爲訟事求勝而欲人畏我上風或恐故主追求而使其不敢過問或緣奸盜犯科而恃爲護身之符或苦地糧重累而藉爲影射之地欺詐種種主人不能知也且勢敗主爲贅疣事

而變絕掉臂之端即使半係難之日人若知之覺耳既名女得則非奴僕者比焉客豈辨

變相乘不難掉臂以去此其所由致叛者一也其二為強占之奸汝屬有等土豪蠹惡或結黨援或憑城社武斷鄉曲凌轢無知收納衣食無依之輩誘致逋亡失業之人一入其家如投陷阱即育有子女每當婚嫁大則奪其聘財小亦受其勸賀間有不堪其苦逃之他所則必搆黨作冲擡成賣券鳴之官司驗其契証有據亦莫能辨遂至斷歸原主而勢愈鴟張心愈狠戾終無脫身之日矣此其所由致叛者二也其一為僱工之僕汝俗有所謂年限女壻者原屬僱工配以婢女議有年限為之力作俟限滿即聽歸宗原與奴僕不同奈往往工役已滿仍行羈縻乃或挈婦言歸輒指為逃僕轉與訟至妻子盡鬻孑然一身而訟猶不止其情何堪此其所由致叛者三也其四為佃田之僕夫佃戶領田輸租又與僱工不同乃汝俗亦多稱為佃僕肆行役使過索租稞甚有呼其婦女至家服役佃戶不敢不從者且有佃戶死亡欺其本宗無人遂蒙賣其妻若子併收其家貲占以為利者更有一等親屬佃田查諸律例云佃戶見佃主並行以少事長之禮若親屬則不拘主佃止行親屬禮是親屬主佃又與佃戶不同令甲昭然况可以奴隷畜之紊亂倫常乎此其所由致叛者四也蓋投獻由於趨勢自易離心強占出於畏威尤易解體雖前經

日本政府圖書

奉
旨禁飭猶恐未盡恪遵若僱工佃戶原為力役之人
豈同臧獲之輩槩行凌虐大非人情職以為役使奴
僕惟有價買一着人自俛首傾心願為終身執役即
有愚頑不率主敎出其賣契治以官法彼自帖然豈
復有嘯集多人恣睢扞法者哉伏乞憲臺睿鑒嚴行
禁飭無論紳衿庶民此後居買奴僕者將文契即赴
該州縣用印存照併將順治元年以來各家買僕文
契俱赴該州縣給與印照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